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一

學海堂

觀象授時

金匱秦尚書

蕙田

著

書舜典協時月正日



蕙田案時月正日與律度量衡對言似屬四項事竊
意時四時也月十二月也正三正也日三百有六旬
有六日也有正而後時可協如建子則子丑寅爲春
建丑則丑寅卯爲春建寅則寅卯辰爲春也有正而
後月可協建子則子月爲正建丑則丑月爲正建寅
則寅月爲正也時與月皆以三正而協則日之協不
待言矣古者三正通于民俗所以奉天道符地理授
民時正字似作三正爲是注疏蔡傳以正字作虛字
解恐未的三正不協則萬事隳故甘誓數有扈之罪
曰怠棄三正也

皇清經解

卷三百零一

秦尚書觀象授時

一

日知錄三正之名見于甘誓蘇氏謂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
建丑爲正者其來尙矣微子之命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則
知杞用夏正宋用商正若朝覲會同則用周之正朔其於木
國自用其先王之正朔也三正之所以異者疑古之分國各
有所受故公劉當夏后之世而一之日二之日已用建子爲
紀舜典協時月正日卽協此不齊之時月

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蔡氏沈曰三正子丑寅之正也夏正建寅怠棄者不用正朔
也案此章則三正迭建其來久矣舜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一

正朔也子丑之建唐虞之前當已有之

欽定傳說彙纂三正注疏主天地人而後人以夏以前無改正朔事林之奇則謂不必求之大深但言其廢三綱五常或以爲三正必有所指如三綱三事之類或以爲不用夏時之正亦不用唐虞以前之正如秦用亥爲正或以爲三正本兼用如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豳風一之日二之日是一陽二陽之月亦得爲正春秋雖用周正而祭祀田獵仍用夏時紛紛之說總以蔡傳不用正朔一語概之爲是而三正之說其來已久則爲子丑寅之正亦不必多疑矣卽注疏天地人亦三正取義之原也有扈旣不遵正朔又何知三正之義乎忌棄三正兼言之宜也

皇清經解 卷三 皇學 秦尙書觀象授時

蕙田謹案不遵正朔何知三正之義忌棄三正宜兼言之洵不磨之論

尙書大傳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雞鳴爲朔不以二三月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爲歲之三正也

又曰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己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鄭注所存

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樂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又曰周以至動

殷以萌夏以芽鄭注謂三王之政也至動冬至日物始動也物有三變故正色有

三天有三生三死鄭注異時生是故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以者恒異時死

日至三十日爲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

王王特一生死鄭注統本也三統者所以序生也三王者所以統

天下也是故三統三正也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
夏以孟春爲正者貴形也

蕙田案此大傳古本世多未之見今考其說則知注
疏之未審矣其曰通三統若循連環極足以發明三
正並用精義

〔宋書禮志〕高堂隆曰自古帝王之興受禪之與干戈皆改正
朔易曰革元亨利貞有孚改命吉湯武革命應乎天從乎人
其義曰水火更用事猶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驗
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應天地三氣三色書曰若稽古
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初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薦玉
以白繪尙書傳曰舜定鍾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于前故

皇清經解

卷三皇

秦尙書觀象授時

三

定四時改堯正詩曰一之日鶩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
傳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以前檢
後爲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二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
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禮大傳
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
徽號是以舜禹雖繼平受禪猶制禮樂改正朔以應天從民
楊氏時曰三代正朔如忠質之尙循環無端不可增損也斗
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
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爲冬至其辰爲丑三代各
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周據天統以時言也商據地
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事言也

劉氏瑾曰夏書有怠棄三正之語則自夏以前已有子丑之
正是三正通于民俗其來既遠故幽公創國偏方亦有十月
改歲之俗也

呂氏祖謙曰三正通于民俗尙矣周特舉而用之耳

蔡氏德晉曰九峰謂三正並建其來久矣子丑之建唐虞之
前當已有之東萊詩幽風之紀曰三正通于民俗尙矣二說
固然抑又有說焉昔先王創制顯庸既立爲一代之法而于
前代典章必兼存而不廢其焦蘅英六祝陳杞宋之封皆所
以其子孫各修先代之禮物至于朝野所奉行則祭祀備
六代之舞養老具三代之禮士喪兼三代之祝魯用四代之
服器官蓋聖人以德化民惟欲納之于至善初不必廢棄禁

皇清經解

卷三音零

秦尙書觀象授時

四

絕前代之典章以自伸也故三代之時自伏羲甲律以至神
農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堯舜之律具存而可考觀于秦政坑
焚操懿兵燹而杜預所見十律自黃帝顓頊以及夏商周魯
之律猶在則其前可知也夫黃帝調律建子伏羲顓頊之律
建寅若神農少昊諸律今雖不可考當必有建丑者鄭康成
謂堯正建丑舜正建子其言必有所受况三正旣爲累代所
迭用亦復爲一朝所兼存故諸誓臣民並言之而不以爲倍
秉筆之史臣臨文之學士隨意書之而亦不以爲倍今考三
正之錯見于六經者周易臨之彖曰至于八月有凶用周正
也說卦傳曰兌正秋也則用夏正也夏書甘誓言怠棄三正
是夏並用三正也盤庚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是商兼用

夏正也金滕秋大熟君牙夏暑兩冬祁寒是周亦兼用夏正也豳風言民俗在夏商之交乃有一之日至四之日及十月改歲之語是亦兼用周正也左傳敘事周正而僖五年晉卜偃以童謠推虢之亡謂在九月十月之交是亦用夏正也禮記月令用夏正而季秋爲來歲受朔日亦用周正也蓋周制近者于十二月頒朔遠者于十一月頒之也雜記引孟獻子言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亦用周正也論語用夏正暮春者春服既成是也孟子用周正七八月旱則苗稿及徒杠輿梁成於十一月十二月是也至于春秋純用周正以史官紀事當用王朝正朔也周禮純用夏正以夏數得天百王所同逸周書云敬授民時巡狩祭享

皇清經解

卷三皇

秦尚書觀象授時

五

猶是夏焉者是三正並行之明徵也

蕙田案自甲子作而有歲月日時有歲月日時卽有正朔正朔者歲月日時之首也虞書曰正月曰月正曰上日曰元日日朔旦周禮曰正歲曰正月以其爲一歲之首曰正歲以其爲十二月之首曰正月以其爲正歲正月之首日曰元日上日朔此與易稱乾元同義所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聖人所以先天而不違後天而奉若也古人論三正曰三微成著以成三統三微成著卽資始之意然其用各有所當焉黃鍾始于子律元始于冬至天之統也靈樞五運六氣始于大寒地之統也平秩東作以殷仲春人之統也蔡

氏謂三正迭建固爲得之其實不止迭建實並行而不可缺故洽倫造律則用天正岐伯論醫則用地正神農教稼則用人正三者並行是爲不怠棄若建其一而棄其二何以罪有扈者曰怠棄三正哉是知迭建者止就一代之正朔而言若其奉天道修人事則非合三正用之不可故曰怠棄三正則不惟不奉正朔而已也

易臨卦

至于八月有凶注八月陽衰陰長故日有凶

蕙田案八月之說有三蜀才云自建丑之月至建申之月凡闕八月則成否否則天地不交萬物不通是至于八月有凶唐孔氏從之而傳義去之至何元子

皇清經解

卷三百零五

秦尙書觀象授時

六

復用其說謂本卦傳云消不久也否泰傳皆有道消道長之文于此卦互見之文王般人而從般正其說可信然細觀卦義否泰消長之文乃二卦自相反對之象本卦彖云消不久則于二陽必有關會不得混爲消長之說也程傳及紫岩漢上草廬孟敬俱指遞說謂天正建子之月一陽始生爲復其二建丑之月二陽長而爲臨其七建午之月一陰始生爲姤至其八建未之月則二陰長而爲遯遯者臨之正對臨卦六爻盡也自復至遯凡八月二陽消矣臨遯反對似得之然何元子謂卦主臨言自臨距遯僅七月其八月有凶應于復卦言之此其說之可疑者也其一說

則謂夏正八月于卦爲觀自一陽復十一月至臨十
二月二陽浸長逼四陰當此之時陽勢方盛至于八
月建酉卦爲觀四陰浸長逼二陽則臨之二陽至觀
危矣序卦相承臨觀反對王秋山謂自六三八變而
至觀爲八月卦臨則二陽長于下四陰剝于上觀則
四陰長于下二陽剝于上矣故曰有凶聖人于此二
陽長而陰消之初爲二陽消而陰長之慮也蓋方盛
而慮衰則盛可久若旣衰而後爲之慮則無及矣此
八變之說于八月之數合于八月之時亦合趙汴水
曰消不久之義專以二陽之消息爲主以臨與觀反
也臨爲二陽之長觀爲二陽之消少進一位卽爲剝

皇清經解

卷三皇立

秦尚書觀象授時

七

而陽之消不久矣當臨之時人皆喜陽剛之浸長而
聖人于此際已垂浸消之戒視剝復否泰言消長于
二卦者其憂深慮遠爲尤切浸長者原始有凶者要
終言當制于未亂也解彖傳消不久之義于卦中二
陽尤有關會朱子兼存之來矣鮮焦弱侯潘去華俱
從之惟何元子謂文王彖易而從夏正朱子亦心疑
焉不知古者三正並用故啟數有扈之罪曰怠棄三
正而逸周書言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是以六經中皆
三正錯見而用夏正居多卽如易說卦云兌者正秋
也亦用夏正也何獨臨之彖不可以夏正言乎

說卦傳兌

正秋也

疏兌位是西方之卦斗柄指西是正秋八月也

張氏以寧曰兌正秋夏時也夏時百王所同不曰兌正秋而曰兌孟冬于理不可也此與魯史奉周正朔而書之以紀事者自不同

蕙日案文王於殷時演易而用夏正孔子於周時贊易亦用夏正此三正通用之證

觀承案說卦以兌爲正秋亦可見夏時之善所謂三正迭用惟夏得天凡天道春秋之序以建寅爲得其正故周禮春秋不得不奉時王之正朔而詩書易象非一代之書不妨多據夏時爲言所以損益百王特告顏子以行夏之時也

禮記大傳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

疏改正朔者正謂年始朔謂月初朔

子殷五夏寅是改正也周夜半殷鷄鳴夏平旦是易朔也

皇清經解

卷三言零

秦尙書觀象授時

八

春秋昭公十七年左氏傳冬有星孛于大辰梓慎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

後漢書陳寵傳元和二年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二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

〔白虎通〕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是以舜禹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春秋瑞應傳曰敬受瑞應而王改正朔易服色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民也正朔有

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
更于是故統焉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微而
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
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尙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
芽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尙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
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尙黑也

論語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

朱子注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關於子
地關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
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
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
夏時焉而說者以爲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
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皇清經解卷三皇矣

秦尙書觀象授時

九

〔孔叢子〕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爲邦孔子曰行夏之時若是
殷周異政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
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
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于天者則革之所以神
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右三正統論

書舜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傳上日朔日也疏每月皆有

言一歲日之上也鄭元以爲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
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
正元日先儒王肅等以爲殷周改正易民
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爲正孔意亦然

北史李業興傳天平四年使梁梁武帝問尙書正月上日受終文祖此時何正業興對曰此夏正月梁武帝問何以得知業興曰案尙書中候運衡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又問堯時以前何月爲正業興對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梁武又云寅賓出日卽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卽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業興對曰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

蕙田案李業興據中候之文證正月上日爲建寅之月以月令孟春日在營室故也考堯時冬至日在虛則建寅之月日躔當在奎婁已過營室一次不得云

皇清經解

卷三皇極

秦尙書觀象授時

十

營始也晉志載董巴之言云顓帝以今之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律營室也顓頊又在唐虞之前正月日躔去營室尤遠凡爲此說者皆不通於歲差之故者也鄭氏謂堯正建丑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以中候日在營室推之則建丑爲近是其云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此誠千古定論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風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

大禹謨正月朔日受命于神宗

蕙田案鄭康成及高堂隆等以爲堯正建丑舜正建子而堯與以二分二至正四仲之月蓋敬授人時故

用人統正所謂夏數得天百王所同者也然竟謂以寅爲正則夫子告顏淵不當但取韶舞而日行夏之時矣若王肅等謂自夏以前俱以建寅爲正則又不然甘誓明言怠棄三正則不待商周始創改之也

觀承案唐虞建寅堯典經文自有明據二月東巡重華繼治亦別無改正之文夫子每舉夏時爲言者以三代相連對商周言之但舉夏爲便亦以唐虞已遠其令或尙踈畧夏王承之而典制益詳今夏禮雖亡而尙傳小正一書可知夏時最爲明備故時行夏而舞用韶蓋各舉其盛以爲言也康成堯正建丑舜正

建子之云洵爲穿鑿無據夫三正迭建其來久矣唐

皇清經解

卷三百零五

秦尙書觀象授時

虞以前豈無子丑爲正者何必斷歸堯舜耶

右唐虞夏正朔

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

祖傳此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

蔡氏沈曰元祀者太甲卽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爲正故以十二月爲正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此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頒律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于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爲首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惑于序書之文也太甲繼仲玉之後服仲玉之喪而孔氏曰湯崩奠殯而告罔已誤矣至于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于經史尤可考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秦以亥正則臘爲三月云十二月者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

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爲建酉月矣安在共爲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日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月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月爲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復政厥辟亦以十二月朔奉鬮王歸于亳蓋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寬竈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能辨

張氏以寧曰改正卽是改月商改夏正以十二月爲正月周

改商正以下一月爲正月子正以夜半爲朔丑正以雞鳴爲

朔寅正以平旦爲朔烏有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之理乎虞夏

受禪皆以正月行事至商周革命皆改正朔以歲首之一月

爲正月人君重居正也月必書正猶年必書元今于歲首但

書冬十二月而不書正則是商一代皆無正矣何以號今天

下整齊萬國乎

皇清經解

卷三音零

秦尚書觀象授時

三

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鬮王歸于亳

傳湯以元

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五月三年服闋疏周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爲新君之元年此殷法君薨而新君卽位卽以其年爲元年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爲再期至十二月服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也

張氏以寧曰若以元祀爲踰年卽位改元之年則方其改元

既已踰年矣又加以元祀至三祀之二十五月則爲四年而

非三祀孟子明言三年復歸于亳非四年也而况營桐之舉

乃人臣之大變不得已之事伊尹固幸其君之終喪而急迎

以歸故不待歲首正月也由是以觀伊訓之元祀非踰年改

元之年而十二月爲商之十二月夏之十一月信矣

顧氏炎武曰胡氏引伊訓太甲十有二月之文以爲商人不

改月之證與孔傳不合亦未有明據孔傳未嘗以十二月爲

歲首

蕙田案改朔不改月之說始于胡文定之春秋傳繼以蔡仲默之書傳先儒援引經傳之文以駁之而卒未有所據以斥其秦人建亥不改月及商書十二月之說者考顧氏炎武日知錄謂胡氏引秦人以亥爲正不改時月爲證則不然漢書高帝紀春正月注師古云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律之後紀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叔孫通傳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云漢時尙以十月爲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又曰漢元年冬十月五星

皇清經解

卷三皇

秦尙書觀象授時

三

聚于東井當是建申之月劉攽云案律太白辰星去日率不過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于東井無是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謂從歲星也據此足明記事之文皆是追改惟此一事失于追改遂以秦之十月爲漢之十月夫以七月誤爲十月正足爲秦人改月之證而胡氏非矣此說足以破其秦人不改月之謬獨商書伊訓及太甲中篇一云元祀十有二月一云三祀十有二月朔似可以爲不改月之證而世之駁蔡傳者第據孔安國湯崩踰月改元之文以爲殷周禮有不同或又以崩年改元亂世之事遂誣後

出古文未足深信是二說者俱未能得其要領無以折九峰之辨而息後學之疑今案漢書志引伊訓篇云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賚有牧方明其下文又釋之曰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喪以冬至越蒞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乃知伊訓所稱十二月者正建子之月在夏爲十一月在商則爲十二月也禮云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越縉而行事此所云祀于先王者乃冬至配天之祭故祭畢稱烈祖之成德克配上帝以訓戒嗣君而非正朔告廟之祭也劉歆三統術推是年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與伊訓正合然則伊

皇清經解

卷三百零五

秦尙書觀象授時

古

訓之文正足爲殷人改月之證尙書春秋紀事之體本自若合符節若夫桐宮之放乃聖人不得已之事一朝悔悟便當復辟何必俟歲首之月張敷言有云放桐之事人臣大變周公之聖猶被流言阿衡之心爲何如哉朝而自怨夕當復辟尤不須于正月也此足以破胡氏蔡氏據太甲以爲殷人不改月之謬矣觀承案漢書元年冬十月師古注最明劉攽說亦更詳暢然實本之北史高允傳也可知古人原無不改月之說胡氏偶不及檢耳至漢志引太甲元年十二月謂正是建子之月在夏爲十一月者在商則爲十二月尤足爲殷人改月之證破後人不改月之疑矣

右商正朔

書秦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注此周之孟春周之孟春建子之月者案

疏知是

劉歆三統術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明年二月甲子歲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卽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

蔡氏沈曰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案漢孔氏以春為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為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為建子之月而經又繫之以春

故遂以建子之月為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干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為無藝冬不可以為春寒不可以為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惟莫之春亦言周之季春于夏為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惟莫之春亦

又何求如何新會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莫春則當治其新會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于詩且不得其義則

其考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為春秋以仲冬為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當三代聖人奉天之改乎為

朱氏鶴齡曰蔡傳解春為建寅之月又力辨商周時月俱不

改愚考春秋經傳之文

凡十餘條

而知其說非也蔡氏謂冬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

秦尚書觀象授時

五

不可為春十一月不可為正月夫黃鐘初九律之首陽之變

也林鐘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子者一陽之生于卦為復至

午而陽極焉午者一陰之生于卦為姤至子而陰極焉子為

星紀之次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律紀皆以子為首則何

不可以首月合乎三正迭建時無失次夏正用木之著者也

殷周二正用木之微者也皆陽位也特孟陬之月尤切民事

故夫子曰行夏之時而豈謂子丑必不可為正哉秦人改建

亥月蓋自以水德代周且五行木生于亥故用之雖事不師

古然改時與月必循三代之舊本紀元年冬十月顏師古謂

是太初正律以後史臣追書蔡氏顧引之以為不改時月之

證其亦踈矣

唐順之曰考秦改正朔在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周之亡已三十六年矣周在時正朔已不行于

天下况既亡乎秦紀所云冬十月恐是周亡之後因民間私稱夏正而書之此于周改月之說自不相礙不足以爲據也蔡氏又據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與泰誓惟十有三年春以爲皆不改時月而駁漢孔氏之非愚謂據此二端則時月之改尤章章也夫商人建丑十有二月夏正之十一月也下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先王自契元冥以下厥祖湯也商人宗廟之禮不可詳考祭法云殷人禘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安知不以其月至日伊尹攝行郊祀配天之禮因而陳訓太甲乎班固以三統術推之湯代桀之歲在大火房五度故左傳曰大火闕伯之墟實配商人後十三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伊訓不言朔則乙丑非朔日也此恐誤其日伊尹祀先王于方明方明見儀禮以配上帝此其證也十有三年之春卽春秋

皇清經解

卷三晉卷五

秦尚書觀象授時

六

春王正月之春謂十一月也何以明之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翌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牧野一月二孔氏以爲周正建子之月是也師渡孟津卽大會于孟津也癸巳至戊午凡二十六日皆在十一月癸亥則十二月之四日也國語引俗州鳩言武王克商歲在鶉火周語注歲歲星也鶉火次名周分野日在析木月在天駟辰在斗柄星在天龍班固以三統術推之師方發爲殷十一月戊子日日在析木箕七度其夕月在房五度房天駟也後三日得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明日壬辰晨星始見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闕建星牽牛至于婺女天鼃之首至庚申二月朔日也癸亥陳牧野甲子合戰

與書傳無一不符者此又其證也蔡氏又引臣工詩莫春來
變語以爲夏月未嘗改則愚于此有說矣古者天子受命凡
改元頒律朝覲會同諸大政皆以正朔行之至于分至啟閉
民事早晚所關者未嘗不遵夏小正之書東萊呂氏所云三
正通于民俗周人兼而用之是也蓋史書記時事則從周正
月令紀歲功則從夏正從周正者多出于朝廷政令之施設
從夏正者多出于民間士女之話言詩書三禮所舉夏正難
更僕數安得援之爲不改時月之證乎信如蔡說則商周正
朔名改實不改夫子何必云行夏之時乎

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
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注正月周之正月以正
月朝日布治于天下至

皇清經解卷三皇聖秦尚書觀象授時七

正歲又書而縣于象魏使萬民觀焉

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狗以木鐸曰不用法者
國有常刑注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
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

宰夫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正歲則以法警戒羣吏注歲終謂
周季冬
疏知是周之季冬者以正月之吉始和是周正月布治于天下
王今歲考之是盡一歲十二月之事故知非夏之歲終也後凡
言歲終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正歲季冬大寒冰
方盛之時疏周雖
以建子爲正行事則皆用夏之正歲

若據殷周則十二月冰猶未堅也
華氏學泉曰周禮正月之吉或云周正以經文凌人十二月

斬冰斷之則十二月爲夏正建丑之月雖鄭氏無能立異說
也既十二月爲夏正建丑之月而正月爲周正建子之月有

是理乎既正月爲夏正建寅之月則歲終爲十二月建丑之月而正歲當卽正月而或言正月或言正歲亦通稱耳

蔡氏德晉曰正歲卽正月以其爲十二月之首爲正月以其爲一歲之首曰正歲太宰職正月之吉懸治象法小宰職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法明係一時事可見康成以布治象爲建子月乃懸治象爲建寅月則暗改經文乃字爲正歲二字至凌人掌水政政字則明改爲正連下歲字讀皆徒生葛藤耳

蕙田案周禮六官內宮正內宰山虞司馬司燿司烜
柞氏薙氏等職凡言四時者皆用夏令則正月亦夏
正也夏正建寅之月爲孟春三陽漸盛東風解凍故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秦尙書觀象授時 大

云始和若建子正天氣閉塞而成冬幽風七月詩一
之日鶩發是其時也安得云始和康成因此二字不
協遂訓爲改造之意殊屬牽強又月令在秦人未改
朔之先其序十二月于季冬則曰是月也數將幾終
歲且更始天子乃與公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
來歲之宜孟春月則曰命相布德和令與此正同

地官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法
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注周正月朔日 禮周禮
凡言正歲者則夏之建寅
正月直言正月者則
周之建子王月也

正歲令于教官曰各供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
有常刑注正歲夏
正月朔日

小司徒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法之象狗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

鄉師正歲稽其鄉器

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 正歲令羣吏考法于司徒以退各憲之于其所治

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 正歲則讀教法如初

注雖以正月讀之至正歲猶復讀之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

黨正及四時之五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 正歲

屬民讀法

遂大夫正歲簡稼器修稼正注稼政孟春之月令所云修封疆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秦尙書觀象校時

九

春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

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作律也

賦祲正歲則行事歲終則獒其事注占夢以季冬贈惡夢此正月而行安宅之事以順民心 癸斷也

夏官大司馬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法

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

訓方氏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秋官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

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小司寇正歲率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

刑

士師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張氏以寧曰凌人正歲十有二月夏季冬也遂大夫訓方氏正歲夏正月也小司寇士師先歲終而後正歲既禋先正歲而後歲終考之皆夏正月夏季冬也所謂猶自夏焉者也

逸周書周月解惟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基踐長微陽動于黃泉陰慘于萬物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陽氣虧草木萌蕩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周天泊舍于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周正歲道數起於時一而成於十次一爲首其義則然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

皇清經解

卷三皇學

秦尚書觀象授時

三

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間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共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爲正易民之視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於政王氏樵曰子月爲一歲之始猶子時爲一日之始安在子之不可以爲春乎夫正朔者十二月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朔者十二月之首律宮紀年之所始也正朔者十二月之首律宮紀年之所始也建三正以新民視聽月朔有改不改有改于上不改于下

從民間之便乃若春秋則史官之書必用時王正朔而律法要爲不可亂時必與月合時月必與所書之事合或者乃必欲旁引曲證以爲周不改時與月其亦踈且固矣

華氏泉曰六經論孟所稱或用周正或用夏正參錯不一惟周禮則斷從夏正春秋則斷從周正汲冢周月解篇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至于敬授人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故先儒謂商周革命建子建丑有改正朔之名而授時祭享有用夏時之實春秋史官紀事之體必書本朝正朔尊王也其民俗通行悉從夏令

蔡氏德晉曰或問經文有正月有正歲鄭康成以正月爲周正正歲爲夏正葉秀發以正月爲夏正正歲爲周正吳德方皇清經解卷三皇學一秦尚書觀象授時三

以正月正歲皆爲周正王昭明以正月正歲皆爲夏正果孰爲是日昭明之說近是據逸周書授時祭享猶是夏焉周禮正授時祭享之書凡四時皆用夏令則正月用夏正可知况凌人十二月令斬冰康成亦以爲用夏正矣十二月既用夏正正月安得月周正也

詩唐風蟋蟀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傳蟋蟀在堂聿遂也疏小明云歲聿云暮采蕭穫菽采穫亦是九月之事九月歲末爲暮而云聿暮者言過此則歲將暮耳謂十月以後爲歲暮也

張氏以寧曰周以十一月爲歲首故此言九月以後爲歲暮

周正也

顧氏棟高曰日月其除除者除舊布新今人以臘月三十日

爲除夕是詩明言九月爲歲將莫十月爲歲除是以十一月爲歲首之明證也

幽風七月一之日疇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

傳一之日開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四之日夏二月周四月也

朱子曰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以爲一代之正朔也

顧氏棟高曰據此則公劉當夏之時已自以子月起數以夏之十一月爲正月以夏之正月爲三月矣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不曰正而曰一者避時王之正朔也後武王伐商猶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蓋此時未革殷命猶皇清經解卷三皇象秦尙書觀象授時 五

從舊號實昉于此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疏曰爲改歲者以仲冬十一月陽氣始萌可以爲年之始故改正朔以建子爲正歲亦莫止謂十月爲歲莫是過十月則改歲乃大寒故言改歲之後 穹發栗烈大寒之時方始入此室而居之也

顧氏棟高曰幽風凡言月者皆夏正言日者皆周正此于十月之下卽云穹窒熏鼠曰爲改歲是明言公劉當夏時已自以十一月爲歲首不待注疏而本文已是顯然

小雅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 采薇薇采

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箋十月爲陽時純坤用事嫌于無陽故名此月爲陽月

張氏以寧曰首章曰莫止而三章曰陽止則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也周以夏之十月爲歲莫以十一月爲歲首也

出車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芡祀祠

張氏以寧曰諸詩皆屬周正無異詞獨此一章有不合蓋周正雖改而夏正之迭用已久故民間之語言猶不能忘而稱道之

呂氏曰見三正之通于民俗此皆述民俗之語言非史官之紀事也

十月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箋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

張氏以寧曰下文云燧燧震電蓋八月雷乃收聲之時而震電見焉亦爲變異此時亦周正也

小明我征徂西至于芄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昔我往矣日

月方除曷云其遷歲聿云莫昔我往矣日月方與曷云其還

皇清經解

卷三

秦尚書觀象授時

三

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

張氏以寧曰周二月夏十二月也言自我之徂西至於芄野之地其時十二月朔旦今則已離閏冬寒夏暑尙未得歸此心之所以憂而且苦也曰至者據已至彼地而言曰往者據在家始發而言二章三章乃追敘其始發之時也日月方除除者除舊布新之謂日月方與與厥民隩之義同周以十一月爲歲首民寒而聚居于隩我之始亦自謂其時卽歸何至今歲將莫而尙未得歸至九月采蕭穫菽以爲卒歲之用也蓋小明大夫以夏十一月始發徂西以十二月至于芄野至明年之九月尙未得歸經閏踰年之久所以憂也此詩首尾相應次序甚明與周正合若以夏正二月而說則仲春非

歲首不得以爲除舊而布新自二月至九月則二月氣已暖至九月肅霜而肇寒亦不得以爲離閏寒暑也

顧氏棟高曰張氏此章發明周正之旨十分精當若毛傳以方輿爲二月之初訓爲暖則二月尙未可云暖鄭又據爾雅文四月爲除尤無當上甫言二月此忽言四月且自四月至九月皆暖日無寒時又何言載離寒暑乎孔疏于蟋蟀篇引此采蕭穫菽爲歲莫九月之事明以此爲周正則此二月爲周二月夏之十二月信矣

周頌臣工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迺用康年命我衆人庥乃錢鏹奄觀銍艾

箋周之莫春于夏爲孟春

謂侯春朝用孟月故于周之歲春選

之勅其車右保介以時事當歸勸農趨時也

疏知非夏之季

皇清經解卷三皇立秦尙書觀象校時

音

春者以夏之季春非復朝王之月故知此爲夏之正月也

張氏以寧曰蔡氏書傳引此以爲楚麥將熟其爲夏之莫春三月可知今考之全篇止曰將受厥明不曰來牟將熟將之

三者未至而預期之辭見于經傳甚多况其曰如何新畬命我衆人庥乃錢鏹卽七月之詩言于耜舉趾周官遂大夫正

歲簡稼器修稼政之事嗟嗟保介卽月令孟春祈穀天子載耒耜措之于保介之御間皆夏正孟春事也若待建辰之三

月始治新畬始庥錢鏹不亦晚乎將受厥明乃期之辭非卽時賦物之比不可以文害辭也則此莫春爲夏之正月信矣

蕙田案詩三百篇或用夏正或用周正參差不一益

三正通乎民俗非如史官編年紀事必遵時王之制也張氏以寧解六月棲棲四月維夏諸詩論語暮春者春服既成俱以爲周正支離牽合反滋後人之惑今皆不取

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疏王者革前代改正朔夏以建寅之月爲正殷以建丑之月爲正三代異制正朔不同唯時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

王不在春上者月改則春移春非王所改故王不先春王必連月故王處春下周以建子爲正則周之二月三月皆是前世之正月也故于春每月書王王正月者言是我王之二月乃殷之正月也王三月者言是我王之三月夏之正月也既有正朔之異故每月稱王以別之也左氏傳元年春

王周正月

別夏殷以公羊傳春者何歲之始也曷爲先言王

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

胡氏安國曰案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爲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卽位曰惟元祀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秦尚書觀象授時

五

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類回以爲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請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

也其旨微矣

宋子語類問古者改正朔如以建子月爲歲首則謂之正月柳只謂之十一月曰此亦不可考如詩之月數卽今之月孟子七八月之間旱乃今之五六月十一月徒社成十一月與梁成乃今之九月月國語改月則與孟子春秋相合而與詩書不相合若以爲不改月則與詩書相合而與孟子春秋不相合如秦元年以十月爲首

蕙田案朱子注詩及孟子皆主改月此條猶屬未定

之論

語類某親見文定公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

周正紀事謂如公卽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

蕙田案此駁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極精

采子文集與張敬夫書春秋正朔事比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于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觀伊川先生劉質夫之意似是如此但春秋兩字乃魯史之舊名又似有所未通

蕙田案史家編年之例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秦尚書觀象授時

五

歲書月可不書日未有日而不月者也書時可不書

月未有月而無時者也以春秋之文證之隱公元年

春王正月夏五月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皆時月並書

謂春夏秋冬孔子所增加猶可通也二年春公會戎

于潛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皆有時而無月若元年

不書春至二年始書春三年始書秋有是例乎春秋

之名孔子以前已有之則春字非孔子所加審矣尙

書係記言之文與編年者不同故書月書時書日極

無定例如秦誓金縢書時不書月伊訓太甲武成康

誥召誥多士多方顧命畢命書月不書時或以爲古

史時月例不兼書果爾則秦誓中云惟戊午牧誓云

時甲子味爽洛誥云戊辰王在新邑及詩小雅吉日
庚午之類皆有日無月豈得云古人日月亦不兼書
乎孔穎達曰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爲文於日月時年
皆具尙書惟記言語不爲編次故不具真通儒之論
也朱子因伊川假天時立義之說故爲此論而又云
春秋兩字乃魯史之舊名則已知其不然矣

又答吳晦叔書春秋書正據伊川說則只是周正建子之月
但非春而書春則夫子有行夏時之意而假天時以立義耳
文定引商書十有二月漢史冬十月爲證以明周不改月此
固然矣然以孟子考之則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暑雨苗
長之時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將寒成梁之候
皇清經解 卷三百零五 秦尙書觀象授時 毛

又似并改月號此又何耶或是當時二者並行唯人所用但
春秋既是國史則必用時之正其比商書不同者蓋後世之
彌文而秦漢直稱十月者則其制度之濶畧耳

蕙田案春秋既是國史必用時之正其餘散見于他
書者則三正通用此不易之論也殷及秦漢亦皆改
月胡氏所引證俱未可信

〔又〕前書所論周正之說終未穩當孟子所謂七八月及今之
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
改月矣但天時則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獲此卽止是今
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獲以
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

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爲證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他可考必矣今乃欲以十月隕霜之異證之恐未足以爲不改月之驗也蓋隕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則爲異矣又何必史書八月然後爲異哉况魯史不傳無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尙書爲據之明且審也若尙有疑則不若且闕之之爲愈不必強爲之說矣

蕙田案此書疑周人改月而不改時與伊川之說略同考周時列國之史皆名春秋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曰羊舌肸習于春秋是晉有春秋楚語申叔時論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

秦尙書觀象授時

天

傳太子之法曰教之以春秋是楚有春秋旣以春秋名其書必無書月不書時之理春秋書春無水則周以冬爲春之證也孟子稱秋陽以暴之則周以夏爲秋之證也如謂月可改時不可改周人初不改時故魯史亦不書時而孔子特加以寓行夏時之意則必加冬於春王正月之上加春於王三月之上然後可以以建子爲春旣非夏時以夏時冠周月又非所以從周湯潛菴所謂不夏不周之間孔子何以自慮者其說簡而當矣金縢所云秋大孰自據夏正春秋所書春王正月自據周正三正通用由來已久不必執書以難春秋也

又答林擇之書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爲歲首而不改月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考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爲正月而不改時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之云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若如胡傳之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却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之意不如是之紛更煩擾其所制作亦不如是之錯亂無章也愚見如此而考之劉質夫說亦云先書春王正月而後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似亦以春字爲夫子所加但

皇清經解

卷三百零五

秦尙書觀象授時

完

魯史本謂之春秋則又似元有此字而杜元凱左傳後序載汲冢竹書乃晉國之史却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則又似胡氏之說可爲據此間無竹書煩爲見拙齋扣之或有此書借錄一兩年示及幸甚幸甚又漢書元年冬十月注家以爲武帝改用夏時之後史官追正其事亦未知是否此亦更煩子細心攷也

蕙田案此條辨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極明快又謂春秋二字魯史元有之皆不易之論然猶不能無疑於竹書晉正建寅之說顧氏棟高嘗論之曰汲冢書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爲魯隱之元年正月其紀年皆用夏正先儒謂晉封太原浴唐堯之故俗理

或有之然看來成周盛時原所不禁不特周也亦通
三代所不禁幽風稱一之日二之日公劉當夏之時
便已自以子月起數但不曰正而曰一以避時王之
尊號至武王伐商之年商命未改猶曰惟一月壬辰
不敢違用正字詩書所稱同一揆也夏殷時不禁幽
周之用子正周時獨禁晉之用寅正乎若三代果有
此禁則啟之罪狀有扈氏當云怠棄夏正不當云怠
棄三正矣此言可以釋考亭之疑漢書注稱漢初所
書冬十月皆史官追改顧炎武據以證秦漢之亦改
月然朱子亦已見及之大儒讀書細心非他人所及
也

皇清經解

卷三皇零

秦尚書觀象授時

三

趙氏汭周正考春秋雖修史爲經猶存其大體謂始年爲元
年歲首爲春一月爲正月加王于正皆從史文傳獨釋王正
月者見國史所書乃時王正朔月爲周月則時亦周時孔氏
謂月改則春移是也後于僖公五年春記正月辛亥朔日南
至昭十七年夏六月記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當
夏四月是謂孟夏又記梓慎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
月于周爲五月皆以周人改時改月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
正分至啟閉之候則仍夏時其經書冬十月雨雪春王正月
無冰及冬十月隕霜殺菽之類皆爲記災可知矣汲冢竹書
有周月解亦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以建丑爲正亦越我
闕作正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用夏焉其言

損益之意甚明經書冬烝春狩夏蒐以此蓋三正之義備矣而近代說者往往不然夫以左氏去聖人未遠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及戰國之際中國無改物之變魯未滅亡傳于當時正朔豈容有差漢書志據三統術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卽書伊訓篇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祠于先王以冬至越蒞行事其所引書辭有序又言後九十五歲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春秋律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後八歲爲武王伐紂克殷之歲二月己丑晦大寒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孟獻子亦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其說皆與傳合夫冬至在商之十二月在周之正月大寒在周之二

皇清經解

卷三皇

秦尙書觀象授時

三

月驚蟄在三月夏至在七月而太初術其在立冬小雪則曰于夏爲十月商爲十一月周爲十二月唐人大衍術追算春秋冬至亦皆在正月孰謂殷周不改月乎陳寵曰陽氣始萌有蘭射于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陽氣上通雉雒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正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蓋天施于子地化于丑人生于寅三陽雖有微著三正皆可言春此亦術家相承之說所謂夏數得天以其最適四時之中爾孰謂建子非春乎乃若夫子答顏子爲邦之問則與作春秋事異蓋春秋卽當代之書以治當代之臣子不當易周時以惑民聽爲邦爲後王立法故舉四代禮樂而酌其中夫固各有攸當也如使周不改時則

何必曰行夏之時使夫子果欲用夏變周則亦何以責諸侯之無王議桓文而斥吳楚哉而或者猶以爲千古不決之疑則以詩書周禮論語孟子所言時月不能皆合故也夫三正通于民俗久矣春秋本侯國史記書王正以表大順與頒朔告朔爲一體其所書事有當繫月者有當繫時者與他經不同詩本歌謠又多言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周禮所書正月正歲皆夏正也諸官制職掌實循二代而損益之其著時月者又多民事與巡符絜享自夏者同故仍夏時以存故典見因革蓋非赴告策書定爲一代之制者皆得通言之則又不可論於春秋矣若論語言莫春亦如詩書言春夏皆通民俗之恆辭也不可據以爲周不改時孟子言七八月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秦尙書觀象授時

三

間旱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在左傳後則周改月猶自若竹書又記晉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竹書乃後人用夏正追錄舊史故與春秋不同然亦未嘗輒以夏正亂春秋之時月也自啖趙而後學者往往習攻左氏而王周正月爲甚以其尤害于經特詳著焉

蕙田案趙氏之論頗爲貫串

熊氏朋來曰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見于答顏淵問爲邦者然也至于因魯史作春秋乃當時諸侯奉時王正朔以爲國史所書之月爲周正所書之時亦周正經傳日月自可互證而儒者猶欲執夏時之說以棄之譬如孔子言車豈必止言殷輅哉小戴記孟獻子之言曰正日月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

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此言冬至在周正之春正月而夏至在周正之秋七月明堂位所言孟春卽建子月所言季夏六月卽建巳月禮記尙然况春秋乎證于左傳可見矣若拘夏時周正之說則正月二月須書冬而三月乃可書春爾且如桓四年春正月狩于郎周人用仲冬狩由此以春正月書之卽建子之月書春也哀十四年春西狩亦以周正之春行仲冬之狩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若夏正春正月則解凍矣惟建子之月無冰故紀異而書成元年春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皆可爲證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此夏正秋八月而書冬也若建亥之月則隕霜不爲異而亦無菽矣大抵周人雖以夏時並行豳詩周禮則然唯春秋魯史專主周正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一

秦尙書觀象授時

重

閏十二月丙午朔小以八月戊寅朔至甲午晉圍上陽八月十七日也由八月甲午數至九月朔正得戊申由九月戊申朔至十二月朔除兩小月該八十八日故以十二月朔得丙子其言丙子旦日在尾以冬十二月而日在尾此時尾度多在卯且後逼閏月宜其尙以建戌中氣而合朔于卯之尾宿所謂九月十月之交者以夏正言之所謂冬十二月者以周正書之以經傳日月參考可無疑矣或謂昭二十年己卯傳亦書春王二月己丑朔日南至自僖五年至朔同日爲始數至此年得第七章本注以爲失閏案本年十一月乙酉朔故經于此月有辛卯乃初七日也閏當在隔年十二月而在是年八月則正月至七月皆以失閏而差一月二十一年庚辰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秦尙書觀象授時

三

經書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自二月己丑朔數至次年七月壬午中間爲己丑者退小盡八箇月自壬午去己丑恰退八日經傳正是相同觀僖五年左氏南至之書卽孟獻子所謂正月日至也觀昭二十一年梓慎日食以對孟獻子所謂七月日至也冬至而傳稱春正月夏日至而經書秋七月則春秋所書時月皆用周正明甚

〔王氏守仁〕春王正月說春秋書元年經傳春王正月蓋仲尼始筆也說者或以爲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爲周改月不改時其最有據爲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益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遂使聖人明白簡實之訓反爲千古不決之疑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

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爲從周乎夫子患天下之諸侯強皆不復知有天王也于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紊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昉無王命者必朔之甚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于行夏之時一言而曲爲之說以爲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唯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爲天子之

皇清經解

卷三皇

秦尚書觀象授時

三

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于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賞人之功罪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于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于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于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陷于殺人比于亂逆之黨矣或曰子謂周之改月與時也何據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也何疑况禮記稱正月七日至而前漢志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度孟津明日己未冬至

考之泰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爲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子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爲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旁引曲據證之于穿鑿可疑之地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冬可以爲春乎曰何爲而不可陽生于子而極于巳午陰生于午而極于亥子陽生而春始盡于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于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于六陽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于六陰之坤而爲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繫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則以其關于人事者比之建子爲尤切而非謂其爲不可也啟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在夏而已然非皇清經解

卷三百零五

秦尙書觀象授時

美

始于周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定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會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于論語行夏之時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記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令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程子之云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書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子言矣

蕙田案此據筆削大義立言極正大

〔顧氏炎武〕日知錄春秋時月並書于古未之見考之尙書如泰誓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金縢秋大熟未獲言時則不

言月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
朔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誥惟四月哉生魄召誥惟三月丙午
胙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三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胙言月不言時

朱文公答林擇之亦有古文例不書時之

說

其他者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獨並舉時月日以其爲編年

之史有時有月有日多是義例所存不容于缺一也

或疑夫于特筆

是然舊史旣以春秋爲各自當書時且如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不容二年書春元年乃不書春是知謂以時冠月

出于夫子

建子之月而書春此周人謂之春矣後漢書陳

寵傳曰天正建子周以爲春元熊朋來五經說曰陽生于子
卽爲春陰生于午卽爲秋此之謂天統 未爲天子則雖建

子而不敢謂之正武成惟一月壬辰是也已爲天子則謂之

皇清經解

卷三

秦尚書觀象授時

三

正而復加王以別于夏殷春秋王正月是也 左氏傳曰元

年春王周正月以一字盡之矣

湯氏斌春王正月辨聖人之書明白簡易而後儒推求過甚
遂成不決之疑者如春王正月之類是也注春秋者不下數

十家置春王正月四字不論者固有之其以周改月兼時者

則漢孔安國鄭康成至明趙子常王陽明賀景瞻也以周改

月不改時者則宋程伊川胡康侯至明劉文成也以周不改

時兼不改月者則宋蔡仲默魏華父至明章本清也諸家引

經據傳自以爲確不可易而予則直以春秋本文斷之而已

矣春秋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十月者以周正爲建酉月故

雨雪爲非時若夏之十月建亥雨雪亦常耳何足書成公元

年二月無水此建丑月也若建卯月無水又何異焉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如周不改月不改時麥苗何得至秋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夏之十月菽已獲矣隕霜亦非失時如此之類甚多更有可證者僖公五年左氏傳曰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日南至者子月也此又改月改時之的據也夫子特書曰王正月而左傳亦釋曰王周正月者蓋明其爲周天子之正月非夏之正月殷之正月也而又于二月三月亦繫之王見五月爲周之二月寅月爲周之三月非同于殷正同于夏正也過此前代無以之爲正者則亦不必書王以別之矣胡氏泥于冬之不可以爲春也故有夏時冠周月之說以爲孔子告顏淵以行夏之時此爲見于行事之驗則

皇清經解

卷三皇立

秦尚書觀象授時

三

又謬甚如胡氏之說周改月不改時是雖以子月爲歲首而四時之序猶夫夏也以冬爲春乃自孔子始以夏時冠周月非所以尊周以仲冬爲孟春豈可謂行夏之時乎不夏不周之間孔子何以自處焉夫行夏時者師友平日論道之言所謂損益百王垂訓萬世者也春秋者聖人尊周室明王制之書也王制固未有大于正朔者孔子爲當時諸侯強橫大夫陪臣僭亂而作春秋乃首改周天子之正朔也恐聖人亦有所不敢矣或曰孟子不云乎春秋天子之事也庸何傷曰所謂天子之事者謂賞功討罪以明天子之法使諸侯不敢悖天子大夫不敢悖諸侯耳非必變易四時之序改本朝正朔而後爲天子之事也胡氏以此爲垂法後世吾恐法未可垂

而先犯爲下不倍之戒矣且此亦空言耳烏在其爲見諸行事之驗乎故周不改月則孔子必不敢以十一月爲正月以十一月爲正月則周之必改月可知也周不改時則孔子必不敢以周正月爲春以周正月爲春則周之必改時可知也左氏公羊穀梁皆周人也于此獨不加論焉亦以爲不必論也使當時以正月爲冬而孔子獨書曰春二子能已于言哉

蕙臣案此以春秋本文證據最的確

又案春王正月當以改時改月之說爲正左傳曰春王周正月杜注周正建子正月子月也是明以周爲改月矣公羊傳曰春者何歲之始也何休注春者天地開闢之端養生之首是明以周爲改時矣左氏言周正月而屬于春公羊言春而曰歲之始其義互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秦尚書觀象授時

完

合諸家之說參之可以祛胡氏之障矣

又案史伯璿陳定宇張敷言陳廷敬蔡德晉諸家著論以證改時改月之說者甚衆其文繁多所徵引經傳大畧相同不能悉載至如魏了翁之正朔考家鉉翁之原夏正周洪謨之周正辨呂坤徐芳之春王正月論則又承胡蔡之謬強爲駁辨殊足以疑誤學者

概置不錄

春秋隱公三年左氏傳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

周之禾

注四月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麥禾皆未熟言取者蓋踐之夏
說以此傳之下有八月宋公和卒則知此是七月故爲今之夏

謂今之五月也

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為周三月夏正月也雷電未可以發既以發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

汪氏克寬曰或謂春秋用夏正月故建辰之月雨雪為異然苟實建辰之月則震電不必書矣

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左氏傳書時禮也

注冬獵日狩周之春夏之

冬也田狩皆夏時也

公羊傳冬日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遠也

張氏以寧曰周春正月夏十一月也冬日狩不以不時書以譏遠書也

五年秋大雩

左氏傳書不時也

張氏以寧曰春秋凡書秋者周九月夏七月也七月雩故云

皇清經解

卷三百零一

秦尚書觀象授時

卑

不時

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雩

張氏以寧曰周八月夏六月也故曰不時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注左傳閉蟄而烝開蟄係建亥之月此正是夏之仲冬月何為不得烝非以不時

書為下文五月復烝見讀書也

張氏以寧曰周正月夏十一月也故不以不時書

夏五月丁丑烝

穀梁傳烝冬事也春夏與之贖祀也

張氏以寧曰周五月夏之春三月也穀梁皆主夏時此誤也

冬十月雨雪

注今八月也書失時

公羊傳記異也

注今八月未當雨雪也

張氏以寧曰案漢書五行志劉向日周冬夏秋周十月今八月也

十四年春正月無冰 公羊傳記異也注周之正月夏之十一
秋八月御廩災乙亥嘗

胡傳春秋用周月以八月嘗不時也

張氏以寧曰周八月夏六月也故曰不時

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注周之秋今五月平地苗水漂殺熟
是麥之苗而知麥苗別者蓋此秋是今之五月麥已熟矣注直言無麥苗似
不得方云麥苗故知熟麥及五稼之苗皆為水漂殺也

十七年冬多麋注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

張氏以寧曰周之冬夏之秋也故麋多則稼害

十八年秋有蜚

張氏以寧曰漢五行志以為蜚盛暑所生非自越來案盛暑暑
為夏之六月周八月也六月而生七月見異而書

皇清經解卷三臺一

秦尚書藝象授時

望

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傳非常

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注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
者明此月非正陽月也辛未實七月朔因置閏失所誤以七月
為六月故左日非常
謂非常鼓之月也

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注書于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

張氏以寧曰冬周十月也豳風十月納禾稼故曰五穀畢入

計食不足

湛氏若水曰周之冬乃夏之八九十月也至收成之時而後

知麥禾皆無故曰大無也

三十一年冬不雨

張氏洽曰莊公無閏雨之志獨酉戌亥之月不雨故不得閏

時而言也

僖公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穀梁傳一時言不雨

者閔雨也有志乎民者也

趙氏鵬飛曰正月今之十一月四月今之二月此時不雨無

害于農而必書者又見僖公之念雨也

三年六月雨

高氏閔曰周六月夏四月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古

者以是月雩而祈雨則六月之雨尤為可喜

僖公五年左氏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

注周正月今之十一月一日也

也至

張氏以寧曰周之春夏之冬也至日在夏十一月書日南至

皇清經解

卷三皇皇

秦尚書觀象授時

望

不書冬至者周十一月非冬也

晉侯圍上陽卜偃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

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此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

滅虢

注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九月十月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

顧氏棟高曰卜偃對君之言乃是夏正先儒謂晉行夏時此

其證也

十年冬大雨雪

張氏以寧曰周十月也孟冬水始冰地始凍書大雨雪寒甚

過度也

黃氏仲炎曰雨雪常也惟大而為害故書獨桓八年冬十月

雨雪不言大者周之十月今之八月非雨雪之時故以異書

也

湛氏若水曰周之冬酉戌亥月夏之八九月月也是時陰結而未凝故以為異

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公羊傳書不時也）注

之十二月也

張氏以寧曰漢書五行志劉向曰周十二月今十月君誅不行舒緩之應

黃氏冲炎曰經書隕霜二一曰隕霜不殺草二曰隕霜殺菽蓋周之十二月夏十月也霜當殺草而不殺草異也周之十月夏八月也未當隕霜而殺菽亦異也

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注）周七月今五月也

皇清經解 卷三 宣 秦尚書觀象授時

聖

宣公十五年秋螽冬螻生

孫氏覺曰螽者螽之子春秋之秋夏時之夏也春秋之冬夏時之秋也螽為災于夏而螻生于秋一歲而再見故謹志之左氏公羊皆曰幸之以螻生于冬物皆已收而不為災案秋乃五穀大成之時安得曰不為災乎且生而不為災亦無用書矣

成公元年春二月無水（注）周二月今之十二月也而無水書冬溫（疏）襄二十八年春無水則是竟春

無水此亦應終一春無水而書在二月下者以盛寒之月書之也今之十二月寒最甚此月無水是終無水矣

七年冬大雪

劉氏做曰穀梁曰冬無為雩也非也周之十月今之八月若久不雨可得雩乎

十年左氏傳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注周九月夏四月麥始熟

十六年春王正月雨水水注記寒過節十一月初猶有雨未是盛寒雨下即

甚之過其節度著樹為水記寒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用者不宜用也正月非所用

郊也注周之九月夏之七月月非郊時故加用之

吳氏澂曰九月乃夏時孟秋建申之月豈郊之時乎不卜日

不卜牲而強用其禮故曰用非時之甚也

襄公二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公羊傳十一

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律過也再失閏矣注周十一月當夏九月斗當

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疏經言十二月而傳言十一月今杜以長律推之知乙亥是十一月朔非十二月也若是十二月當為辰在亥以申為亥

則是三失閏不止再失矣

皇清經解卷三皇臺秦尚書觀象授時 曙

二十八年春無冰注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仍復建子得以無冰為災而書

張氏以寧曰周之春夏之冬也杜氏明以建子為春矣不書

正月疑脫文

湛氏若水曰周之春子丑寅月也子丑之月氣方寒正鑿冰

之時故以無冰見異

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氏傳祝史請所用

幣平子禦之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

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

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

書曰辰不集于房警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

四月是謂孟夏注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于周為六月于夏為四月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故大史答言在此

月也言此六月當春分夏至之中
為夏家之四月是謂孟夏之月

二十年左氏傳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注是歲朔且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

南至時史失開闕更在二月
後傳特具于此以正律之失

顧氏棟高曰案周若不改時月豈有春正月冬至之理乎合
之僖五年春秋之用周正益信

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左氏傳梓慎曰將水昭
子曰旱也日過分注五月建辰故日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

旱乎

顧氏棟高曰案經書夏五月而傳云日過分僅過春分之節
則周之五月為夏之春三月亦周正也

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公羊傳記異也注周十月夏八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秦尚書觀象授時 望

可殺也

哀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左氏傳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

猶西流司歷過也注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失不置閏雖書十

有冬蟄
溫故

張氏以牽曰漢五行志劉歆曰周十二月夏十月火星既伏

蟄蟲皆畢天之見異也

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注冬獵日狩疏釋天云冬獵

張氏敘春秋正朔辨古者三正迭用建寅建丑建子皆一代

之正朔也既為正朔則各以子月丑月寅月為正月矣正者

十二月之始而春者四時之始月改則春移陽生子月即為

春陰生午月即為秋周之正朔在十一月一陽已復原可為
春譬之夜半于初當為明日之始無可疑也而說春秋者因
夫年行夏時之語而引商書元祀十有二月為不改月漢書
元年冬十月為不改時顧以左氏有王周正月之文則周但
改月而時不改夫既不改時矣是舊史本据夏時而書冬正

而夫子反易爲春以亂之千載而下且不知周之正朔爲何月向時又何自知以夏時冠周月使人欽其善而行之乎案經襄公二十八年春書無水若夏時之春則無水不爲異也左傳昭十七年夏六月太史曰月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爲孟夏梓慎曰火出于夏爲二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是則周之正朔改月並改其時之明驗不待呂氏熊氏李氏廣引他經書傳證之而已了然也雖然正者王之正則春亦王之春若但記周之正朔何不曰王春正月乎而乃冠王於王持春於王則先儒所謂行夏時者亦非無因矣蓋正者王之正也春者天之時也系之王者王可得而改不系之王者王不可得而改故先書春而後書王正月明時之意實以其寓焉此之謂化工之筆徒以爲記周之正朔則亦考之不詳矣周禮又有正月正歲之異則何也正月卽王之正月正歲則夏正之歲耳陵人之歲十有二月今斯水如周正之歲則二月未可斷水矣夏時遵行已久故詩書亦兼用夏時惟春秋及周禮爲一王之法則純用周正故別之爲正歲謂之正歲則夏時之正亦可見矣若春秋而竟以夏時冠周月則是孔子本欲正諸侯之僭竊者而反敢先自變亂周之正朔也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秦尚書觀象授時

吳

禮記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輅建弧鞬祀帝于郊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注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季夏建巳之月

張氏以寧曰建子是十一月而謂之孟春建巳是四月而謂之季夏六月則春秋建子之爲春明矣

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注周正月建子之月七月日至夏至日也獻子欲以兩至相對

建子冬至既祭上帝則建午夏至亦可禘祀非也魯之祭祀宗廟亦猶用夏家之法大祭宜用首時應禘于五月于夏是四月于周爲六月傳記禮之所由失

張氏以寧曰建子之月冬至而曰正月日至不曰冬至以周十一月不爲冬也建子之月夏至而曰七月日至不曰夏至以周五月不爲夏也然則春秋建子之月不以爲冬而以爲

春亦明矣

顧氏棟高曰此篇言七月而禘獻子爲之爲禮之所由失則禘宜在季夏六月明矣周之六月夏之孟夏四月也祭宗廟宜在首時禘應于孟月所謂祭享猶自夏焉二篇相爲表裏而此篇之言證周改時改月尤明白

論語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

舞雩詠而歸注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

孟子七八月之間旱注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也

秋陽以暴之注秋陽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注周十一月夏九月周十二月夏十月也

朱子曰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及時將寒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一 秦尚書觀象板時

畢

五

七八月之間雨集注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

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

顧氏棟高曰此冬日夏日當指夏正言若周之夏日是夏之

二三四月豈宜飲水乎

右周正朔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一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一

學海堂

經史問答

鄧全庶常 祖望 著

易答董秉純問

問 說易家有互體其來遠矣南軒教人且看王輔嗣胡安定王介甫三家以其不言互體也然則互體之說非與而朱子晚年頗有取焉何也

答 向來謂大易之雜物撰德同功異位卽指互體愚未敢信其必然蓋觀於多凶多功多譽多懼之語似於互體無涉然互體在春秋左氏傳已有之乃周太史之古法則自不可斥不必攀援大傳而後信也漢晉諸儒無不言互體者至王輔嗣鍾士季始力排之然亦終不能絕也特是漢儒言互祇就一卦一爻取皇清經解 卷三百零一 全庶常經史問答 一

象而未嘗探其所以然直至南宋深寧王禮部作鄭康成易注序始發之深寧謂八卦之中乾坤純乎陰陽故無互體若震巽艮兌分主四時而坎離居中以運之是以下互震而上互艮者坎也下互巽而上互兌者離也若震巽分乾坤之下畫則上互有坎離艮兌分乾坤之上畫則下互有坎離而震艮又自相互巽兌又自相互巽陰陽老少之交相資也其義最精而愚由深寧之言再以十辟卦推之五陽辟以震兌與乾坤合而成三陰辟以巽艮與乾坤合而成乃夫婦近乎純乾剝復近乎純坤故無互體而艮兌之合乾坤也爲臨爲遯則下互有震巽震巽之合乾坤也爲大壯爲觀則上互有艮兌至坤乾合而爲泰則下互艮而上互震至坤合而爲否則下互兌而上互巽坎離於十

辟卦雖不豫而以既未濟自相互是陰陽消長之迭爲用也其法象亦未嘗不天然也然則互體之說非徒以數推而以理備當聖人畫卦之初何嘗計及於此乃其既具而考午曲中所以不流於鑿是故深寧八卦之旨卽中央寄王之義也愚所推十辟卦之旨卽六律還宮之義也而聖人叅伍於此以之取象蓋十之五是以朱子晚年謂從左氏悟得互體而服漢儒之善於說經有自來矣是固互體之原也

問然則諸家之異同若何

答古人互體之法但於六畫中求兩互是正例也漢人說易如剝蕉於是又有從互體以求重卦之法謂之連互蓋取兩互卦與兩正卦參錯連之下互連外體上互連內體各得一卦所謂皇清經解卷三頁壹全庶常經史問答二五畫之連互也下互連內體上互連外體又各得一卦所謂四畫之連互也虞仲翔解豫曰豫初至互體比故利建侯是五畫連互之說也又曰三至上體師故利行師是四畫連互之說也間嘗以其說求之於象如訟初至五互渙故初之不永二之歸遁三之無成四之卽命皆能聽命於元吉之主而渙其羣至終訟之上輦帶是修三禡不改則以其在渙外也晉初至五互比故有康侯之接其象皆天然者且不特經文之象多所合也卽卜筮家占法亦用之宋人或筮取妻得小過不知其說質之沙隨則曰大吉蓋內卦兼互體爲漸漸女歸吉外卦兼互體則歸妹也是誠曲而中矣至宋所傳麻衣易則又有叅互之法謂除本卦之二體但以所互之上下二卦重而叅之又得六畫之卦

一是又一法也然此皆但於二互中離合以求之不參以他說其於古法不悖及漢上朱內翰則以二互爲未足始於互中求伏共得四卦不知正體或可言伏互體而更求其伏則支矣林黃中則謂一卦皆得八卦前四卦以兩正卦兼兩互體後四卦以兩反對卦兼兩互體夫於反對之中尙欲求互則屯卽蒙蒙卽屯矣是較之漢上爲更謬矣黃中又別有包體之說亦以互體分去取則尤屬舛戾不足詰者華亭田興齋則於每卦取變卦而又於變卦之中求互其說本之沈守約不知是在占法中或可用若以解經則不可也降而至於明之瞿塘來氏雜用諸家之例愈繁愈濶而互體之學互亂近則西河毛氏亦然使南軒見之必益動色相戒揜耳而走然遂以之廢古法則又非也

皇清經解

卷三

全唐常經史問答

三

問 林氏之包體若何

答 林氏之書傳於今者祇集解不載包體之說惟楊止菴嘗述之其說以爲一卦具兩互取一互畱一互取之者以致用畱之者以植體一卦取上互則一卦取下互如乾包坤則爲損益坤包乾則爲咸恒一卦包三十二卦八卦包二百五十六卦是於易之經傳取象全無豫者故朱子於其前說嘗辨之而包體之說不及焉蓋以爲其不足詰而置之也

問 先天互體之說先生獨不道及何也

答 宋人言互體於伏於反對於變皆非古法然猶未牽纏於陳邵之圖說其以先天圖說言互體者則吳草廬也草廬之圖有隔八縮四諸法隔八者先天圖之左起乾夫歷八卦而至睽歸

妹又歷八卦而至家人既濟又歷八卦而至頤復先天圖之右起姤大過歷八卦而至未濟解又歷八卦而至漸蹇又歷八卦而至剝坤左右各以二卦互一卦合六十四卦互之得十六卦也縮四者合十六卦而互之祇得乾坤既未濟四卦也草廬爲是圖不載之易纂言而載之外翼按外翼十八卷是圖卽十八卷之一也顧同時胡雲峯言互竟與之合二人學術門戶不甚同而言互則同草廬之外翼今已罕見獨楊止菴嘗述之故世但知爲雲峯之說夫康節之言曰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爲六十四是言正體也非言互體也雖就康節之說亦祇成爲康節重卦之法而非易之法然在康節亦未嘗以之當互體今如草廬之圖是先有互體後有正體其謬不攻而自見矣乃

皇清經解

卷三皇全

全庶常經史問答

四

李厚菴力宗之更參以漢人連互之法而又變之爲環互因舉雜卦大過一節爲例謂自初至四爲姤自上至三爲漸自五至二爲頤自四至初爲歸妹自三至上爲夬本卦之畫順行互卦之義逆轉斯雜卦大過一節之旨也既未濟無可取則又從而別爲之詞吾聞六畫自下而上故其互亦自下而上卽支離其說而求之於伏於反對於變者亦未有不自下而上者也而謂可以祈而環之順行而逆轉之斯則未之前聞也是豈特於經無補且又從而障之矣故弗敢及也

問 又有大卦之說若何

答 是亦京房之說而朱子嘗用之者所謂中孚爲大離小過爲大坎是也六子同列何以獨舉坎離也曰四子之大卦臨大壯

遜觀皆在十辟所以然者十辟以震兌巽艮與乾坤合而成而坎離居中以運之不豫焉十辟無坎離故坎離之大卦不在十辟而別見於中孚小過舉坎離可以槩六子矣然聖人之取象則有序大抵求之正體而不得則求之互體又不得則求之大卦或反對卦或變卦故朱子於大壯取大卦之兌以解羊象而先儒以爲大壯本互兌且其諸卦相接之兌不一故六爻有四羊洪景廬曰自復進爲臨而下卦有兌三之觸藩所自也又進而爲泰而上互爲兌四之決藩所自也又進爲本卦而上互爲兌五之喪易所自也及五變爲夬而上卦又有兌上之不退不遂所自也洪氏之說校之朱子更精然則大壯之羊無需於大壯求之矣是以師之二至上爲大震然自初至四本互震則長子弟子之象不必於大震取之晉之初至四爲大艮然自二至四本互艮則鼫鼠之象不必於大艮取之此固例也其必有兼取而後備者則如蠱是也蠱之六爻其五皆以父母爲象而求之無乾坤之體不知蠱之正體艮也巽也互體震也兌也五畫四畫之大卦坎也離也六子備矣而父母獨失位則兄弟交出而有事惟上九已際蠱之終故別爲象乃知聖人所以成卦之旨亦有取於是者是則大卦之說足以與互體參觀者也五畫之大卦間有與五畫之連互同者四畫之大卦間亦有與四畫之連互同者則皆以互體爲主也

問 近人惟南昌萬學士孺廬最善言互先生所深許也唯是先
天卦位學士亦頗用之如先生言則斷不可用者矣向嘗與學

士論及之否

答

學士於予深有忘年之交說易尤多合其論互能發前人所未及者至多獨有偶及先天卦位者是其不審曩在江都同邸舍嘗以告之學士生平固力言陳邵之學不可以解易一聞予言瞿然引過曰卽當芟之今學士已沒其說尚存或是其門人所錄前此未定之本非芟正之書也蓋乾一兌二之序出於陳邵諸子之言自宋以前未之聞也可據者莫如經以父母男女之序言始乾終兌以春夏秋冬之序言始震終艮若乾一兌二之序其於經何所見且三男皆少陽三女皆少陰而太陽何以有兌少陰何以有震少陽何以有巽大陰何以有艮此皆絕不可解者乃旣橫列以定其序又圖列以定其位而四正四維究無豫於經則又不審學易諸公何以震而驚之以爲千古之絕學然其說之初起原不過自爲一家言而未嘗以之解經劉長民始謂八卦圖位乾一與坤八對兌二與艮七對離三與坎六對震四與巽五對其位皆九故說卦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也說者引以解康節三十六宮之詩未爲不可而牽說卦之文以就之則所謂天地定位者其於四九之數何取焉康節始以解數往知來之旨謂有已生之卦未生之卦而朱子實之曰自震至乾爲已生自巽至坤爲未生則又牽說卦以就圓圖之序而其實所謂數往知來者甚非經之本解也然於六十四卦之象則自來未有以此序言之者而學士於解二之三狐困初之三歲巽四之三品則皆曰三者互離之數

皇清經解

卷三皇學

全庶常經史問答

六

震二之七日則曰七者互艮之數豐初之旬則曰十日爲旬是合離三與五兌二之數是殆未及致思而筆之者互體者周太史之說也乾一兌二者宋陳邵諸儒之說也此其爲說必不可合要之陳邵圖學自爲一家其於聖經之說皆無豫牽而合之是又一草廬矣

問宋儒爲九卦說者十餘家大率以反身脩德之義言之若陳希夷龍圖中亦及九卦則於繫辭三陳之意無豫於是胡仲虎輩遂別立一說謂上下經適相對感恆與乾對損益與履對困井與謙對與兌與復對皆以下經之兩當上經之一凡十二卦而二篇卦數上下適均十二卦而僅舉其九者乾咸其始也兌其終也始終則皆畧之上卦自乾至履得卦者九下經自恆至皇清經解

卷三百零二

全庶常經史問答

七

損益得卦亦九上經自履至謙得卦者五下經自益至困井得卦亦五上經自謙至復得卦者九下經自井至與得卦亦九此三陳之序也循環數之上經自復至下經恆得卦者九下經自與至上經乾得卦亦九近多有是之者然否

答

序卦之旨宜專從正對反對爲當蓋乾坤大過頤坎離中孚小過爲正對而反對者五十六則上下二篇得卦各十有八無參差也倘謂乾爲上經之始咸爲下經之始而皆去之矣則復爲上經之終兌爲下經之終何以祇去兌而不去復也蓋去復則不可以言九卦而自謙至恆得卦十八不可通也且自與至乾得卦九是又數乾矣則自復數之亦仍宜至咸而無如其得卦祇八因越咸而數恆則何以上經又數乾蓋使自與至履得

卦十七不可通也然則所謂序卦之旨據胡氏之說牽強增減非自然之法象矣且序卦則皆宜有一定之例九卦之中或得卦九或得卦五亦無說以處此卽如戴師愈麻衣易謂序卦當以小畜居履之後今以錯簡亂之大傳三陳九卦之序履得九謙得十五復得廿四皆與龍圖數合非偶然也是皆舉聖經以就己說而不知其爲儒林之禍其於真正微言豪髮無補蓋皆自偽龍圖序啟之

問三十六宮之說自朱子外有謂太陰太陽之位乾一與坤八對兌二與艮七對少陰少陽之位離三與坎六對震四與巽五對是以配位得四九合爲三十六宮其說本於劉長民稍出康節之前有謂震坎艮皆五畫通十五畫合乾爲十八畫巽離兌皆四畫通十二畫合坤爲十八畫是以分畫得四九合爲三十六宮其說出於六經輿論託之鄭漁仲者也方虛谷則謂一陽起子正當天根由是左行得一百八十日一陰起午正當月窟由是右行得一百八十日十干一宮是謂三十六宮是以先天卦氣言之鮑魯齋則謂自復至乾爲陽辟凡陽爻二十一陰爻十五自姤至坤爲陰辟凡陰爻二十一陽爻十五奇偶相配合爲三十六宮是以十二辟卦言之若以朱子之說校之孰優

皇清經解

卷三皇學二

全庶常經史問答

八

答尚不止此四家而愚近以健忘不能舉矣猶記先司空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少陽進而未極乎盈少陰退而未極乎虛數亦如之自天一至地十爲一宮是用九用六三十六宮用七用八三十六

宮先宗伯曰震坎艮爲三男三男之畫十八巽離兌爲三女三女之畫十八合六子之重卦數之亦得三十六宮凡此數說於義皆合然不過就卦畫卦位卦策言之亦不能出朱子之右唯所聞於梨洲黃子者曰康節所謂天根者性也月窟者命也性命雙脩老子之學康節自泝其希夷之傳而其理於易無豫則亦自述其道家之學而其數於易無豫也說者求之易而欲得其三十六宮者可以不必也其說最精而康節之所謂三十六宮者尚未知何所指則黃子亦未之發也愚偶與當塗徐檢討願尊語及之則欣然曰是也君不讀擊壤集詩乎物外洞天三十六都疑布在洛陽中小車春暖秋涼日一日祇能移一宮是非三十六宮之明文乎天根月窟老氏之微言也三十六宮圖

皇清經解

卷三皇二

全庶常經史問答

九

樽有考據

問

厚齋先生謂蔡澤引易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自反者也澤相秦數月而歸相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何其許澤之深也

答

蔡澤安知易澤以傾危之口乘范雎之急挑而奪之是其進其得不以正也居位一無建白是其存不以正也不過巧於退而不陷於喪亡耳細觀澤之底裏蓋以蘇張之術始以黃老之術終其所爲於蘇張則已點其所得於黃老則尙粗吳禮部校

國策其言畧與予合

問 厚齋於井之九三荆公解曰求王明孔子所謂異乎人之求之也君子之於君也以不求求之其於民也以不取取之其於天也以不禱禱之其於命也以不知知之井之道無求也以不求求之而已以爲語意精妙諸儒所不及而義門以爲此特輔嗣清言之儔何如

答 厚齋之許固過義門以爲清言亦非此數語乃荆公一生作用一生心法所謂以不求求之者卽其累召不出之祕術也以不取取之者卽惠卿不加賦而用自足之祕術也以不禱禱之者一變而遂爲天變不足畏之邪說矣斯荆公經義之最乖舛者也

皇清經解 卷三百零二 全庶常經史問答

十

問 厚齋謂陸希聲作易傳而不知比之匪人之訓與易相違考之唐書本傳但言希聲居位無所重輕不見他事故閻潛邱疑厚齋蓋誤以希聲爲文通是乎

答

希聲如何溷於文通此事見於楊文公談苑而葉石林避暑錄述之厚齋之所本也其言曰方希聲閑居時供奉僧誓光以善書得幸嘗從希聲授筆法因祈使援已寄以詩曰筆底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遼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當時泚潁人誓光卽以名達貴幸因得召昭宗末年求士甚急故首領倒於朱朴待希聲亦然按之乃所謂比之匪人也潜邱多學顧未及此此事亦可補唐史之遺

問 喻湍石曰秦之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爲君子也厚

齋取之而吾丈非之何也

答 此言似新而實屢經旨小人道消是化小人而爲君子然則君子道消是化君子爲小人也可以知其說之訛矣須知小人或可化而爲君子君子必不化而爲小人不如舊說之爲安

問 謝觀察說中孚其於虞吉有他不燕甚奇

答 觀察予好友其箋經多特見然亦有好奇之病不可不審也如此條因中孚之有豚魚鶴翰音而樽扯其類因及於燕又及於虞強以爲飛走之屬誕矣

問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說程子之說了然而朱子不從何也

答 陰陽趨舍凡陰未有不以從陽爲慶故程子之說不可易也朱子殆欲以上文後得之得貫下得朋之得故謂當返之西南

皇清經解

卷三 皇三

全庶常經史問答

十一

而不知得喪之際蓋有以喪爲得者當從程子爲是

問 春秋外傳筮法貞屯悔豫皆八之說大不可曉沙隨尙不了了近世如安谿所云先生尤以爲妄究竟何以解之

答 貞悔之例有變爻則以本卦之卦分之無變爻則以內卦外卦分之原不可易獨此所云貞悔則別有說韋注曰內卦爲貞外卦爲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其兩陰爻皆不動然則是兩筮所得也蓋初筮得屯原筮得豫共二體各有震而一在內一在外皆得八焉故其曰貞屯曰悔豫謂合兩筮而其一震故分貞悔以別之後人不知竟以本卦之卦之貞悔當之宜其舛戾而難合已夫兩筮皆八一奇也兩八皆在震體又一奇也兩震皆得建侯之象又一奇也

屯之八爲晉豫之八爲泰皆爲吉兆要之二象已足不必更求之卦而了然者寧待司空季子始知之而當時筮史以爲不吉眞妄人耳況夫事始之爲貞事終之爲悔貞屯之震文公在國之占也高粱之刺公宮之焚蓋猶有不寧焉悔豫之震文公定霸之占也陽樊城濮之助以順動矣其兆顯然更無事旁推而正非盡筮家貞悔之例也及讀朱子答沙隨書亦謂似是連得兩卦皆不值老陽老陰之交故曰皆八然兩卦中有陽爻何以偏言皆八似亦未安朱子之謂連得兩卦是也其疑兩卦中有陽爻何以偏言皆八則疑之泥者蓋兩卦之震二陰不動則以兩陰爲主故曰皆八惜乎朱子之未見及此也倘如沙隨之說爲屯之豫是三爻變也其不變之三爻在屯亦八在豫亦八固皇清經解

卷三 晉二

全庶常經史問答

七

已夫三爻變以變爲主安得尙以八稱之是在古筮家無此文也安溪別爲之說其所謂卦以八成者於用八之旨尤謬由今觀之則韋注內外貞悔之說本自了然而世勿深考遂滋惑耳問泰之八一條此最難曉如先儒以爲六爻不變者是因董因占語祇稱本卦彖詞故也其說似矣然果爾則何以云之八也如春秋內傳僖十五年秦伯伐晉遇蠱成十六年晉厲公擊楚遇復昭七年孔成子立君遇屯家語孔子自筮遇賁乾鑿度孔子自筮遇旅是皆六爻不變者而均不云之八則舊說託於夏商之易者其誤已見若以爲三爻皆變是泰之坤此因誤解貞屯悔豫爲屯之豫而援其例總於八不可通夫筮法以兩爻或一爻不變始占七八則泰之八其所遇者有六四不變爲觀五

不變爲晉上不變爲萃四五不變爲剝五上不變爲豫四上不變爲比今但云泰之八而繇詞又無所引及宜乎後世之茫然矣

答愚因此六卦推之以爲當日所遇者泰之剝也蓋使其爲觀爲晉爲萃爲豫爲比則不曰建侯行師卽曰錫馬晝接不曰假廟卽曰盟薦是皆晉公子所幾幸而不敢必之辭其爲大吉更何疑不應董因總無一語及之而反有取於本卦之彖惟爲剝則嫌其不吉故竟不復引而別爲之詞然其實由泰而剝凡事不吉而爭國則吉蓋兩爻皆不變或以爲占下爻或以爲占上爻亦頗不同如是卦以爭國則當占五今泰五則帝乙歸妹剝五則貫魚以宮人寵其爲得國必矣董因之見不及此而但取皇清經解

卷三百零二

全庶常經史問答

七

大往小來之說則其於泰之八何有矣近世經師亦多知舊解之非故蕭山毛檢討以爲泰之豫桂林謝御史以爲泰之晉則何竟不及兩彖也愚故以爲所遇者剝雖亦出懸揣之辭而於理近之穆姜之筮也得艮之八史以爲艮之隨說者以爲史有所諱故妄引隨以爲言夫使不以隨實之則艮四陰之不動者孰能知其爲何爻是復董因之例也

問易象用之占筮列國皆當有之何以韓宣子獨見之魯且易象何以爲周禮不應當時列國皆無易象

答按此陳潛室嘗及之潛室謂易卜筮所嘗用然掌在太易屬之太史列國蓋無此書故左傳所載卜筮繇辭其見於列國者略不與周易同而別爲一種占書獨周史及魯所筮則皆周易

正文以此見周易惟周與魯有之故韓宣子謂周禮在魯潛室之言大畧得之然所考尚有未盡者前漢書藝文志有大次雜易八十卷卽所謂自成一種占書者也殆如今易林之流杜預明言當時有雜占筮辭但春秋時之列國非其初竟無周易筮法也文獻不足而失之故左傳載筮辭其用周易者則必曰以周易筮不使與他筮混莊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敬仲遇觀之否昭公五年叔孫穆子之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哀公九年陽虎爲趙鞅以周易筮救鄭遇泰之需若襄公九年穆姜居西宮筮得艮之隨昭公十二年南蒯之叛筮得坤之比則雖不言以周易筮而其占皆引周易之文是潛室所謂周易筮法祇用於周魯可証者也乃昭公七年

皇清經解

卷三百零二

全庶常經史問答

古

年孔成子立衛靈再筮皆以周易僖公二十五年晉文公筮納王襄公二十五年崔杼筮納室雖不以周易筮而皆引周易之文則不得謂列國皆不用也特用之者少耳閔公元年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僖公十五年秦穆公筮伐晉遇蠱晉伯姬之筮適秦遇歸妹之睽成公十二年晉厲公筮伐楚遇復皆用雜占是潛室謂列國筮法別爲一種占書可証者也乃閔公二年成季之生筮大有之乾亦引雜占則魯亦未嘗不兼用他書也特用周易者多耳蓋當周之初典禮流行易象一經必無不頒之列國者至是而或殘失不能不叅以雜占惟魯以周公之舊太史之藏如故此宣子所以美之也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二終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三

學海堂

經史問答

鄧全庶常 祖望 著

尚書答董秉純問

問 四岳據孔安國傳卽是羲和然據韋昭注國語則四岳是共工之從孫炎帝之後杜預注左傳亦曰太岳神農之後四岳故厚齋以爲非羲和而國語謂羲和是重黎之後不知是否

答 羲和爲重黎之後以呂刑証之似可信而左傳重爲少昊四子之一黎爲顓頊所出則皆非太岳之宗矣是孔注未可從者一也以二十二人之數合之則十二牧加以九官而太岳特以一人總四方之任適得二十二人又不應如羲和之分而爲四矣是孔注未可從者二也且四岳又名太岳則豈有四人而一皇清經解 卷三百零三 全庶常經史問答 一

名者是孔注未可從者三也但考夏書仲康之允征則似是時并爲一官不知是重之後失其職而黎兼掌之抑是黎并于重世遠難考司馬遷所以溷稱出于重黎而不能辨也謂四岳卽羲和亦不始于孔氏伏生大傳中已言之

問 滎波旣豬鄭賈以波爲播古文作嶠或引爾雅水自洛出曰波或引職方豫州之浸波澆則不必改字矣然畢竟職方爾雅將安所從

答 職方之波是也波水出霍陽入汝水詳見水經禹貢無治汝之文而孟子有之若明乎波爲霍陽之水是卽禹之治汝也漢人所謂治一經必合五經而訓詁之者此也

問 淮南子言共工嘗治洪水亦見於竹書然則堯典滔天二字

蓋指治水而言適與驩堯方鳩僝功之語相合

答是在故人龔明水嘗言之也非也淮南等所紀事多與遺經不合大半難信竹書尤不足據亭林先生喜引竹書最是其失但淮南所云共工治水則原有之而之以之箋滔天二字則又不可何以知共工嘗治水也國語太子晉曰共工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崇伯稱遂共工之過則是方鳩僝功原指治水淮南之言非無據賈逵韋昭以其工爲炎帝時之共工是甚不然蓋本文明言鯀襲共工之障水以致殛則是先後任事者而下又言四岳卽共工從孫能佐禹以幹蠱是共工卽四凶之一無疑蓋共工治水不効鯀繼之又不効也但帝所云象恭滔天則似不以治水言蓋以史記考之則作似恭漫天古文每多通皇清經解

卷三百零三

全庶常經史問答

二

用惰與滔通慢與漫通六書之例然也故孔明曰惰漫則不能研精而孔傳以爲傲狠孔疏以爲侮上慢下然則滔天者慢天也貌恭而心險正與僞言僞行交肆其惡故大禹以巧言令色當之而史記亦言其淫僻不可以下文洪水滔天二字并指爲共工治水之罪狀也班孟堅幽通賦巨滔天以滅夏曹大家注滔漫也夫新莽亦豈有治水之事以是知古人之訓故別有屬也是在明人文氏琅瑯漫抄中嘗及之而明水之說亦未當

問納于大麓孔叢子謂如錄尚書之錄似未可信

答

三代安得有錄尚書省之官是乃東漢人語孔叢所以爲後人所疑指其依託者此也且卽如所云便是百揆之任何以複出而既是東漢以後之錄相則於風雷何豫徐仲山曰大麓乃

司空之掌當時方治水故舜或親視之其說近是

問商容之言行孔疏引帝王世紀一條是其言厚齋困學紀聞引韓詩外傳一條是其行然世紀似可信外傳似不可信

答善哉去取之審也據韓嬰謂商容欲馮于馬徒以代紂而不能自以爲愚不爭而隱自以爲無勇故武王欲以爲三公而辭之夫商容任于殷朝而欲伐紂是何舉動豈止于愚又謂不爭而隱是無勇蓋七國荒唐之徒所爲說故早已見於燕惠王貽樂間書中要之不足信商容不仕于周自是伯夷一流韓嬰之言適以污之厚齋先生亦不審耳孔疏但引世紀正是有斟酌也

問韋昭鄴道元以五觀卽太康之五子後人又以斟灌卽五觀
皇清經解 卷三百零三 全庶常經史問答 三

若云太康之五子則賢弟也考五觀則畔臣故漢人各其地曰畔觀何不類也若云卽斟灌則又相之忠臣也何所適從

答以有扈氏與觀並稱見于春秋內傳以朱均管蔡與觀並稱見于外傳而東郡之縣名畔觀則其不良亦復何說惟是以五觀遂指爲太康之五弟而因指洛汭之地爲觀則古人亦已疑之厚齋王氏曰五子述大禹之戒仁義之言藹如也豈若世所云乎但厚齋亦但以尙書詰之而卽韋鄴之說其自相悖者未盡挾也夫東郡之畔觀非洛汭也觀旣爲侯國則五觀者五國乎抑一國乎五國則不應聚于一方一國則不可以容五子況五觀據國以逆王命又何須於洛汭之柄柄也是按之地與事而不合者也蓋五觀特國名猶之三閔今以太康之弟適有五

而以配之則誣矣然內傳尙無此語外傳始以爲夏啟之姦子夫以追隨太康之弟而反曰姦曰畔則必其從羿而後可矣蓋嘗讀續漢書郡國志曰衛故觀國姚姓乃恍然曰畔觀非夏之宗室也而況以爲太康之母乎是足以輔厚齋之說者也

至若以斟灌卽畔觀則以皇甫士安曰夏相徙帝邱依同姓之諸侯斟灌斟等夫斟灌在帝邱則是卽東郡之畔觀觀與灌音相同故可牽合而臣瓚又疏晰之曰斟等在河南太康居斟等卽尙書所云侯于洛汭也相居斟灌卽東郡之灌也引汲冢古文以証之但考應劭又云斟等在平壽京相璠曰斟灌卽在斟等西北相去九十里杜預亦云二斟俱在北海夫臣瓚謂斟等在洛汭按洛汭有名曰鄒中卽周大夫鄒氏所居適與洛汭合

皇清經解

卷三百零三

全庶常經史問答

四

而其去東郡之觀亦近固似可據然觀乃姚姓之國則非夏宗室之斟灌矣而靡奔有鬲收合二斟之餘燼鬲在平原正與北海近則二斟自在平壽非河南與東郡也吳斗南調停之以爲二斟初在河南爲羿所逼棄國而奔平壽是乃騎郵之詞不足信也蓋五子自是五子二斟自是二斟無從牽合而畔觀則異姓三分而勿施糾纏焉則惑解矣

曰然則相之居帝邱將誰依也曰是殆畔觀既平之後而相遷焉而二斟以東國之賦爲之捍衛如晉文侯之輔周未嘗不可若必以爲依畔觀則觀既畔矣而爲啓之姦子乃不數十年而又率德改行爲相之忠臣何前後之不符也是皆展轉附會而不能合者也

問 允征之篇坡公以爲義和忠于夏貳于羿者故非仲康之討之也陳直卿最稱之其信然乎

答 未必然也夏本紀最殘失但以尙書及左傳考之太康失夏都居洛汭是時羿但據夏都尙未侵及三川也故五子須於洛汭仲康當卽五子之一太康崩仲康立是時之夏蓋如東遷之周僅保洛汭未必得還安邑先儒以爲仲康爲羿所立亦未必然仲康雖不能除羿然猶能自立故命允侯掌六師征義和以稍剪其黨羽則固勝于周之平桓諸王矣仲康崩帝相更孱羿始吞并及三川而相因遷於帝邱則羿篡夏之局遂成矣讀五子之歌而知仲康之能自立也其卒未能除羿者天未厭亂惡貫或有待也坡公之論雖奇須知夏史豈有尙錄羿書者乎

皇清經解

卷三百零三

全庶常經史問答

五

問 漢書王莽傳謂周公之子七人而先生以爲八人未知所出

答 左傳凡蔣邢茅胙祭支子凡六則合禽父而七固自有據不知尙有世襲周公之爵者厲王時周定公以共和有大功而左傳亦累有周公爲太宰非八人乎蓋禽父以元子受魯公而次子世爲周公其餘如凡如祭如胙如茅皆封畿內邢蔣則封于外按水經注則凡亦外諸侯也

問 厚齋先生引坊記注君陳乃禽父之弟也而惜其他無所考

潛邱又引詩譜以爲次子世守采地者如先生言得非卽周公乎

答 亦未可遽定也坡公以爲君陳蓋如君奭君牙之儔難確証其爲周公之子然要之叔旦之後非七人則已明矣

問 水心先生謂惟辟作福三句箕子之言亦可疑意者殷之末造紂雖諸事自專而臣下必有竊其威福者故作此語不然箕子不應爲此言也愚意箕子之說所以戒枋臣水心之說所以戒昏主足以相輔而不相悖是吾

答 賢者之說甚善然三代而後人君日驕則水心詰箕子是乃極有關係之言畢竟二典說得圓融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人君奉天而已刑賞原非已所得主然則惟辟而曰作福便不本天命曰作威便不本天討何嘗不凶于而身害于而國也箕子于此一層未拈出也且惟辟而曰作福卽有竊惟辟之福以作福者曰作威卽有竊惟辟之威以作威者而且其始也竊而行之其究也肆無忌憚而作之皆由于惟辟

皇清經解 卷三 皇學三 全庶常經史問答

六

之不知奉天而以威福爲己作也然箕子于上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所謂王道王路卽是天命天討其義亦自互相備豈知後世人君專奉此三語爲聖書而帝王兢兢之心絕矣惟辟玉食句尤有疵先儒謂荆公豐亨豫大之說誤本於周禮惟王不會一語不知洪範此語亦自與此互有瓜葛也

問

呂覽南宮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予一人營居于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說苑南宮邊子曰成王卜成周其命龜曰使予有罪四方伐之無難得也淮南子武王欲築宮于五行之山周公曰五行險固使吾暴亂則伐我難矣君子以爲能持滿劉敬傳周公營成周以爲此天下中有德易

王無德易亡或以爲武王或成王顧不見於營洛之篇何也

答是乃後世附會之言周公營東都不過以爲朝會之地未嘗

合後王遷居之也果爾則王公設險守國之言不應見之易矣

蓋設險守國前王所以爲子孫計也在德不在險後王所以自

省也其言各有當聖王固無私其後世長有天下之心然亦豈

有聽其易亡之理若五行之山乃太行也其地雖險而過於阨

塞自不可以爲都會非謂其難亡也三代以至今太行之國孰

不亡而謂伐之難者

問召公年一百八十見於論衡信否

答此是傳聞之語召公或謂是文王之庶子或謂但是同姓俱

不可考然要之其年則當與武周相肩隨當成王之初召公亦

皇清經解

卷三

全庶常經史問答

七

不下九十歷成至康不過四十餘年而康王卽位之後召公不

見則已薨矣周初諸老固多大年然周公九十九歲太公百二

十餘歲畢公亦壽考要之無及昭王之世者若百八十則及見

膠舟之變矣非召公之幸也

問左傳引洪範爲商書何也

答是蓋殷之遺民所稱而後人因之者蓋曰惟十有三祀則雖

以爲商書可也微子微仲終其二世不稱宋公亦猶洪範之稱

商書也商之異姓臣子如膠鬲如商容亦皆具鴻蜚遜不獨西

山之老可謂盛矣

問史記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獨太公強之按尚書

孔疏亦引六韜龜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筮不踰人矣厚

齊謂六韜非太公所作不足信按尙書朕夢協朕卜則六韜之妄明也

答引秦誓以詰六韜甚佳左傳昭七年衛史朝己及之矣然愚更有說于此武王救民水火之中所信者天并不必卜不必夢也託夢卜以堅衆心則所自信者反薄矣故呂覽載夷齊之言謂武王揚夢以說衆而顧亭林疑秦誓之爲僞者此也

湯之放桀而有慙德自是高于武王梨洲黃氏曰有湯之慙然後君臣之分著而人知故國之不可以遽剪有虺之詰然後揖遜征誅之道一而人知獨夫之不可以橫行其言最精武王遜湯正在此周公之作多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則亦似爲武王補此一節口過斯周公之功所以大

皇清經解

卷三皇臺

全庶常經史問答

八

問漢魏十四家六宗之說錯出不一若何折衷

答類上帝首及皇天后土也則禮六宗當爲天神而後望山川以及地亦然後遍于羣祀今或仍及天地或并及山川又或指人鬼而言非雜複則凌亂矣六宗則當實舉其目而或名雖六而實不副或自以其意合爲六或反多于六者之外是信口解經也故犯此數者之說則其譌誤不必詳詰而已見是以伏生在天地四時其說甚古然于類帝有複歐陽和伯變其說以爲在天地四方之間助陰陽成變化而李邵以爲六合之間劉邵以爲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宗孟康以爲天地間遊神則皆歐陽之說無可宗而强宗之揚雄所謂神遊六宗者也孔安國引祭法以爲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則寒暑卽時也幽雩乃有事

而祈禱非大祭也說者以爲本之孔子劉昭曰使其果出孔子
將後儒亦無復紛然者矣劉歆孔光王肅以爲水火雷風山澤
是乾坤之六子則兼山川而祭之賈逵之天宗以日爲陽宗月
爲陰宗北辰爲星宗地宗以河爲水宗岱爲山宗海爲澤宗同
此失也康成以周官小宗伯四郊注中之星辰司中司命風師
雨師當之則自司中而下皆星也六宗祇二宗虞喜以地有五
總五爲一以成六劉昭取之則六宗祇一宗司馬彪以日月星
辰之屬爲天宗社稷五祀之屬爲地宗四方五帝之屬爲四方
宗是并羣神皆豫矣而覈之則六宗祇三宗若張髦以爲三昭
三穆張廸以爲六代帝王則無論何時會備七廟之制與否其
六代果爲何帝何王而要之不應以人鬼列于山川之上若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全唐常經史問答

九

儒羅泌以爲天宗地宗岱宗河宗幽宗雩宗則無論經文之上
下皆凌犯而亦輕重不以其倫明陶安以爲類上帝乃祭天禮
宗乃祭地六者地之中數也則又本虞喜之說而少變之方以
智以爲五方實有六神曰重爲句芒曰黎爲祝融曰該爲蓐收
曰脩曰熙爲元冥曰勾龍爲后土不知五人帝者五天帝之配
豈容別列爲宗近如惠學士士奇以古尚書伊訓及周禮之方
明爲六宗以其上元下黃前青後黑左赤右白實備六合之氣
則亦上下四旁之說而況是時尚未必有方明之祀杭編修世
駿謂是天地四嶽之神亦少變伏歐之說者然天地已見于類
帝而四嶽則望山之所首及也沈徵君彤以爲六府亦非天神
之屬皆不免於上下文有牴牾故愚嘗謂盧植以六宗爲月令

祈年之天宗其義甚長而特是天宗之目不著則孔鄭兩家之說皆得附之而無以見其爲六然則天宗之六者何也曰卽左傳之六物也六物者曰歲謂太歲也曰時謂四時曰日月曰星則二十八宿也曰辰則十二次也是六者皆天神也天神之屬無有過於此六者有時舉四時而析之與歲日月星辰並列則謂之九紀逸周書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二宿三日四月五春六夏七秋八冬九歲又曰九星周書日月星辰四時歲是謂九星王深寧曰九星卽九紀也有時舉歲日月星辰而不及時則謂之五位國語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竈蓋舉五位而知其時之爲冬也有時舉日月星辰而不及歲時則曰四類深寧解周禮之四皇清經解

卷三皇臺三

全庶常經史問答

十

類以此四者當之蓋舉四者而歲時從可知也有時舉日月星辰而不及三者則曰三光又曰三辰蓋以日月該歲時以星該辰也是皆隨意錯舉者若祭則必定爲六故曰六宗尚書之禋禋此六者月令之祈年亦祈此六者也或曰康成之說謂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祭以月日月不宜尙在六宗何與曰是亦不然日月配天不宜列六宗嶽瀆配地何以列望祀也是又不足謂也

問

今文尙書傳以七政爲七始古文尙書傳以七政爲七緯歷代言尙書者多主七緯而葉夔得尤詆伏生之言近世李穆堂詹事攻古文之僞乃力主七始之說然不知古文孔傳無舜典今文孔傳舜典一篇乃王肅本而康成解書已主七緯鄭王皆

伏氏之學則于孔傳無豫也是否

答七律出于國語以配七始又謂之七元見劉昭注漢志其說最古隋志亦曰七衡但春夏秋冬不應與天地人並列爲七蓋四時皆天運而人事成之言天地人則四者在其中矣況璣衡亦祇可用于天耳其于地則土圭水臬別有其器而于人則竟無所用之不若七緯之于璣衡爲切也卽七律亦不應配七始也記不云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二變者五音之餘耳今以天地人配宮商角而徵羽合二變以隸四時則參錯不齊非自然之法象矣是雖出于周秦諸儒之說而實則不足爲據者也若謂五星之名始見于甘石唐虞時所未有則不足以難鄭氏五星之以五行爲各始于甘石要之熒惑歲填

皇清經解

卷三百零三

全庶常經史問答

十一

太白諸象昭回于天者非甘石始有也經文未嘗有五星之目而撫于五辰則卽尙書語也以日月五辰言七政何不可之與有故愚以爲七政當以鄭氏之說爲長若漢以後人言七律亦不用七始而配七緯者五代會要王仁裕曰黃鍾爲土太蔟爲金姑洗爲木林鍾爲火南呂爲水應鍾爲月蕤賓爲日謂之七宗則并七律而亦以七緯配矣然五正音反配五辰而二變反配二曜則豈有二曜而反爲五辰之餘者斯其說亦未合要之七政之爲七緯非七始確然無疑而七律則在國語祇以自子至午之七同當之不必以七始相牽合也若史記以北斗七星爲七政馬融用之然其說亦謂北斗七星第一主日法天二主月法地三命火主熒惑四斂土主壘五伐水主辰六危木主

歲七罰金主大白則亦本七緯而言並非以璣衡二星爲附會
是又可以見七始之說自伏生以後未有用之者也若漢志引
益稷篇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而以末三字作七始則更失之
蓋使專以七始言七政則是六律五聲八音之所從生不應反
序其下若以七始卽七律則二變聲作于牧野而歌南薰之時
無有也

問古之言三江者極多以沈存中之該博亦云莫知孰爲三江
者故前輩以爲按今所行大江以求三江猶按漢所行大河以
求九河必不可得此最合聖人闕如之旨然羣說之紛綸要不
可不考也

答三江之說其以中江北江南江言之者漢孔氏傳據經文謂

皇清經解

卷三百零三

全庶常經史問答

主

有中有北則南可知是爲三江其道則自彭蠡分爲三而入震
澤自震澤復分爲三入海按江漢之水會于漢陽合流凡數百
里至湖口與豫章江會會數千里而入海卽所謂彭蠡也然則
江至彭蠡并三爲一未嘗分一爲三况震澤在今之常湖蘇三
府地自隋煬帝鑿江南河始與江通當大禹時江湖何自而會
且大江又合流入海未聞三分故前輩謂安國未嘗南遊全不
諳吳楚地理是書傳之說非也班孟堅地理志指松江爲南江
指承陽江荆谿諸水爲中江指大江爲北江司馬彪郡國志因
之此與書傳所言本自不同乃孔穎達引以證傳而司馬貞人
之索隱王荆公亦取其說但其所謂中江出丹陽蕪湖縣西南
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者按陽羨今之宜興與丹陽雖相接而

兩境中高又皆有堆阜間之其水分東西流江之在陽羨者固
可通海而蕪湖之水皆西北流合寧國廣德宣歙諸水北向以
入大江安得南流以上陽羨也夫諸水本皆支流不足以當大
江經文明有中江而乃背之甚屬無謂乃或言地理志之中江
在洪水時原有之禹塞之以奠震澤則何不云三江既塞是地
志之說尤非也水經謂江至石城分爲二其一卽經文所謂北
江者也南江則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縣爲長瀆歷湖口東則
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其
于中江闕焉不知桐水今之廣德長瀆今之太湖其中高水不
相通亦猶丹陽之與陽羨而南江旣爲吳松安得更從餘姚入
海故胡朏明疑東則松江出焉十五字乃注之誤混于經者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全庶常經史問答

三

地志以松江爲南江水經以分江水爲南江酈元欲援水經以
合地志故曲傳之總之與禹貢不合是水經之說又非也鄭康
成書注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山居其中則爲中江
康成未嘗見書傳然其說頗與之合特不言入震澤耳唐魏王
泰括地志謂禹貢三江俱會彭蠡合爲一江入澗夫合爲一江
則仍不可以言三江故眉山以味別之說輔之古之言水味者
本諸唐許敬宗但大禹非陸羽一種人物則蔡九峯之所難不
可謂其非也是書注之說亦非也盛宏之荊州記江出岷山至
楚都遂廣十里名爲南江至尋陽分爲九道東會于彭澤經蕪
湖名爲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爲北江入海此本漢地理志舊
注岷山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蓋一原而三日

今載在初學記中而徐氏注說文宗之但此則仍一江非三江也其與孔鄭別者不過一以南江爲大江之委一以爲原暮四朝三不甚遠也則荊州記之說亦非也賈公彥周禮疏襲孔鄭之說而又變之謂江至尋陽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復分三道入海但彭蠡在尋陽之南幾見江漢之分至尋陽始合而大江之合至彭蠡又分者則周禮疏之說亦非也初學記又引郭景純山海經三江者大江中江北江汶山郡有岷江大江所出岷山中江所出岷山北江所出此在山經原未嘗以之言禹貢之三江而楊用修因謂諸家求三江于下流曷不向上流尋討蓋三江發原于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原以及其委用修多學乃不考大江震澤之本不相通且亦思三江盡在夔峽以西安得越

皇清經解

卷三百零三

全庶常經史問答

古

梁而荆而紀之揚況山海經安足解尚書也試讀海內東經又有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中江出高山之語是又一三江也是固不足信之尤者也其以松江東江婁江言之者張守節謂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蠟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是本庾某之吳都賦注而庾又本顧夷吳地記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與水經所云奇分者也陸德明已引之守節始專主其說而薛季龍朱樂圃蔡九峯皆以爲然但據諸書皆云三江口而不以爲三江況東婁爲吳松支港近在一葦故孔仲達卽已非之謂不與職方同今考吳都賦注則東江婁江並入海

據史記正義則僅婁江入海然則三江仍屬一江而東婁二江至今無攷則吳地記之說亦非也虞氏志林謂松江到彭蠡分爲三道其所謂三道者大抵卽指松江東江婁江而言則更紕繆之甚者彭蠡爲中江北江南江之會其水旣入大江卽從毗陵入海而松江之水乃從吳縣入海安得至彭蠡也則志林之說尤非也黃東發力主庾張而又疑之謂予嘗泛舟至吳松絕不見所謂東婁二江者考之吳志有白蠟江笠澤江意者卽古所謂三江者卽不知白蠟江卽東江笠澤江卽松江東發旣失記張氏原注而又懸揣之是日杪之說亦非也金仁山曰太湖之下三江其說有二一謂吳松江七十里中爲松江東南爲婁江北爲東江一謂太湖之下原有三江吳松乃其一耳則亦疑

皇清經解

卷三 皇學三

全庶常經史問答

五

松江婁江東江之未足以當三江而別設一疑軍以岐之究之別有江者果何江也是又欲爲之辭而不得者也若韋曜則又謂吳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其意以大江之望已舉彭蠡于南及松江又南則及浙江又南則及浦江然浦江導源烏傷東逕諸暨又東逕始寧又東逕曹江然後返永興之東與浙江合則特錢唐之支流耳安能成鼎足哉或且祖吳越春秋以浙江浦江剡江爲三江則浦江原不過浙江之附庸而剡江并不能與浦江並大江以東支流數百使隨舉而錯指之可乎惟水經沔水下篇注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初學記誤引以爲韋曜之言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又東南吳松江又東南錢唐江三處入海而皆雄長一方包環淮海之境爲

揚州三大望南距荆楚東盡於越中舉勾吳此外無相與上下者恰合職方大川之旨卽國語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也耶子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爲兩國所必爭非岷江松江浙江而何善乎蔡傳旁通曰三江不必涉中江北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在揚州之域則水勢之大者莫若揚子大江松江浙江經文記彭蠡之下何爲直舍大江而遠錄湖水之支流則中江北江之與三江本不相合明矣況岷江入則彭蠡諸水皆從矣鄭孔諸家所謂中江北江南江者已足該之松江入則具區諸水皆從矣庾張諸家所謂松江東江婁江者已足該之浙江入則浦陽諸水皆從矣韋趙諸家所謂浙江浦江剡江者已足該之蓋旣舉三大望而諸小江盡具焉是諸說皆可廢也嘗考宋淳熙間知崑山縣邊實作縣志言大海自西滙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塚謂之吳淞江口由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唐江口三江旣入禹迹無改是其說最得之乃有疑大江祇一瀆耳不應旣以表荆復以表揚不知江漢朝宗之文尙兼漢水言之至揚始有專尊況自南康至海門直下千五百里不得專屬之荆也試以禹貢書法言之淮海惟揚海岱惟青海岱及淮惟徐倘謂著之一方卽不得公之他所則是夏史官亦失書法也又有疑禹合諸侯于會稽在攝位以後若治水時浙江未聞疏導不得豫三江之列不知禹貢該括衆流不應獨遺浙江而會稽又揚州山鎮所在必無四載不至之理其不言於導水者或以

皇清經解

卷三臺三

全庶常經史問答

六

施功之少故畧之耳若顧寧人疑古所謂中江北江南江卽景純所謂三江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東迤北會爲滙蓋指固城石臼等湖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唐江也則愚又未敢以爲然據先儒固城等湖是闔廬伐楚開以運糧者況經文中江明指大江似無容附會也若胡朏明旣主康成之說又以秦漢之際別有三江以分江水東歷烏程至餘姚合浙江入海者爲南江以蕪湖水東至陽羨由大湖入海者爲中江合岷山爲北江其說雖無關禹貢而亦屬不考分江水發安慶至貴池卽有山谿間之何由東行合浙蕪湖之水其北入江者旣不別標一名其東由太湖入海者安得復言江也朏明將正漢志水經之失而不知自出其揣度之詞矣景純之說黃文叔頗不以爲然其後季氏罔始引之東滙澤陳氏暢之歸熙甫因爲定論愚竊以景純之說爲不易云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全庶常經史問答

七

問 昔陸文安公在荆門以皇極講義代醮事發明自求多福之理軍民感動朱子摘其講義中大中之說力詆之以爲荆門之教是乃歛六極也愚以爲陸子於從宜從俗之中而寓修道修教之旨不必以訓詁之屑屑從而長短其間且朱子謂近人言大中者多爲含宏寬大之言其弊將爲漢元唐代此其說謂有爲言之則可若因後世之弊而遂謂大中之不可以解經無乃過乎

答 是固然矣然後儒之排朱子者必欲以皇極爲大中以爲漢唐以來舊解盡同者則愚又未敢以爲信也據謂皇之爲大六

經皆然未有訓君字者惟大雅皇王烝哉顧命皇后憑玉几呂
刑皇帝清問下民皆與君字相近而實皆訓大卽王字亦訓大
如王父稱大父也愚不敢遠引卽以漢儒尙書之學証之洪範
五行傳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繼之曰皇君也極中也康成據大
傳皇作王曰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
天也極中也王象天以情性覆成五事爲中和之政也傳又曰
時則有射妖康成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儀
之發則中於彼矣君將出政亦先于朝廷度之出則應於民心
矣傳又曰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康成曰夏侯勝說伐宜爲代
君行不由常王極氣失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恆著其毒以賢
代之漢書有曰皇極王氣之極然則漢人之以皇訓君伏生言

皇清經解

卷三皇靈

全庶常經史問答

六

之大夏侯劉向言之鄭氏亦言之其以爲大者祇孔氏耳孔氏
之說不先於伏氏是固不必以六經之皇無訓君者而遂強洪
範而就之也若夫六書之旨則爾雅釋詁曰皇君也是亦小學
之書之最古者也或謂皇極一疇所以稱人主者並曰汝而獨
皇建其有極惟皇作極皇則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四語稱
君以爲不類則古人文例恐又不當以此論之也朱子謂如孔
注則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皆不成語或以爲是乃古人詰屈之
辭夫辭之詰屈無傷然惟大作中則大與中有兩層其言支離
而難通矣是故極之訓中可也而皇則必以君解之且愚嘗讀
後漢書而更有悟焉馬融對策引書說曰大中之道在天爲北
辰在地爲大君蔡邕對詔問曰皇之不極惟建大中之道則其

救也然則卽如孔傳亦豈能離君而言之哉愚生平於解經未嘗敢專主一家之說以啓口舌之爭但求其是而已故謂陸子以大中言皇極而遂有妨於治道此說之必不可通者若皇極之解則固當宗朱子鄭筠谷宮贊嘗不滿朱子皇極之說謂予曰是殆爲建中靖國言之也予疑汴京之事已遠朱子所指未必在此偶讀周正字南仲對策曰陛下聰明爲小人蔽蒙者有三一曰道學二曰朋黨三曰皇極夫仁義禮樂是爲道明辨講習是爲學人有不知學學有不聞道皆棄材也古人同天下而爲善故得謂之道學名之至美者也小夫譖人不能爲善而惡其異已于是反而攻之而曰此天下之惡名也陛下入其說而抱材負學之士以道學棄之矣惡名旣立爭爲畏避遷就迎合皇清經解

卷三百零三

全唐常經史問答

五

知朱子所指直是當時鄭丙一流議論然以此譏陸子得非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耶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三終

皇清經解

卷三百零三

全庶常經史問答

手

